

一生所求

作者 林艾莉
封面 LU +



妳夢想展翅高飛，而我願做那翼下之風。

謹詹於民國九十九年國曆六月十二日（星期六）（農曆五月初一）為^{長孫}善地與陳富河先生劉婉玲女士^{長女}楷英小姐舉行結婚典禮

敬備喜筵 恭請

闔第光臨

羅台生 鞠躬

她略過後面的席設地點時間，將喜帖攏合，看著上頭那大大的雙喜字與金童玉女燙金，傳統又俗氣。

不一會兒，她又攤開喜帖，再折攏，直式書寫的喜帖，卻是左翻，她面無表情的臉也不禁起了些許波動。

應該要右翻才對吧？

多年後才發現這種細節瑕疵，也未免晚得徹底。

隨著她翻翻攏攏，喜帖常見的香味飄來，香味竟然長年不散，或許人工的東西就是能這麼持久。

或許將比婚姻本身還持久。

她把喜帖納回信封，濃郁的香味便被收斂了幾分。

收在喜帖下方的是幾禎結婚日當天的攝影照片，俊帥十足的新郎官牽著她的手走出娘家門，高照的艷陽被隔絕在黑傘之外，她盯著照片中那把黑傘，憶起照片裡那些遠親們圍在一起低聲交談的模樣。

她記得那些竊竊私語。

她記得。

新興豪門第三代長孫在二十六歲就早婚娶妻，這把黑傘解答了什麼，許多人識相地沒多問，一聲聲恭喜有些意在言外，一句句早生貴子則語調刻意。

還有夫家的諸多大禮。

重得嚇人的金飾、款式標榜安全的新車、配有廚師與管家的新居，羅家迎聘的手筆鋪張奢華，讓政商學界一陣喜氣與熱鬧。

但她知道，被熱烈歡喜迎入羅家門的，其實不是她。

這場傳統守舊到讓人傻眼的婚宴，彷彿趕著這兩隻嫩鴨子上架的鬧劇，策畫這樁婚事的老者，目光炯炯地瞪著鏡頭，該笑的時候嚴肅萬分，彷彿他主持的不是婚禮，而是強押寶貝金孫開始擔責的入學式。

羅一，羅善地，新郎官，在相片裡笑得開懷，俊逸的臉龐笑得漾出左頰的酒

窩。雙眼彎彎，濃眉飛揚，看來毫無心機；修長的雙腿挺立，雙手交握於腹下，配上完美手工西服，像個童話世界裡才會有的白馬王子。

眾所矚目的天之驕子。

眾人眼中的四維集團接班人。

她瞪著化妝鏡中的自己，臉色蒼白，頭髮凌亂，眼中充滿怒氣與不甘，臉部線條難看到自己都受不了。

她又斜眼睨向化妝檯上的八卦雜誌，封面照片是一對男女靠在名車車門旁激吻，照片本身頗為模糊，因為暗夜取鏡，光源有限。

而那斗大的標題，崩裂般的字體直書，「直擊！羅家少東車震？當街擁吻性感新星」，右下角還有個裁切的圓形放大照，好像不局部放大舌吻那區塊，不足以說服人似的。

真是一張醜照片。

無論是照片的品質，抑或是背後的意義。

照片模糊到其實主角是誰也辨不清，難看的角度其構圖連肉慾也談不上，全全部部，僅有惡意。

而這惡意，彷彿只針對她一人，鋪天蓋地席捲而來。

想到自己曾出席慈善記者會的照片也在這本雜誌內頁裡，被當作可憐怨婦作為對照，她瞬間難以呼吸，只覺胸腔被絞擠，莫名一股克制不了的衝動，她順手撈起案前的瓶子，狠狠地甩出。

玻璃瓶身反射劃出一道半圓弧光芒，「鏗！」一聲，碎裂一地的香水瓶，讓房間立刻佈滿綠茶馨香。

原本淡雅的香氣因過分濃郁而成嗅覺煉獄，她才愕然自己摔了什麼，傻傻盯著碎裂一地的玻璃，想吼叫什麼卻什麼也叫不出來，意識卻尖叫個不停，難以宣洩的苦悶與憤怒，讓她終於覺悟自己應該是在坐牢，她現在才明白。

一把大黑傘撐在她頭頂上，她踏入羅家門的那一天起，她就一直在坐牢。

名為婚姻的牢籠。

所有所有，表面風光，背地裡寂寞委屈，無法宣之於口，只能讓自己視而不見的牢。

自己一手宣判、羈押、囚禁自己的牢。

.....

夜色正濃。

羅善地及其特助乘著豪華房車抵達五星級酒店，進入電梯前，特助才想開口，羅善地便打斷他。

他輕拍特助的肩，順手搭著。「聿明，晚啦！你看我也醉啦！有什麼事明天再說，你也好好休息。」

「是。羅少。」

他讓特助離開，自己走到電梯旁的小几前，看著桌上的花、牆上的畫，拿出手機，按下快捷鍵 9，等候。

妻子還沒睡，電話接通時家裡那隻鳥照例在聒噪，他低低笑了一下，告訴妻子他明晚的班機回台，妻子叫他好好休息，他要她也早點睡，別只顧著看書。

掛斷電話，搭乘電梯直至頂樓，他踏著懶散的步伐走往房間，才想掏出房卡，見門虛掩著，眉一挑，仍是推門而入。

門內一室光明，正對房門的沙發上，一個身著性感小禮服的女人面對著他，微微笑著。

他側著頭，看著女人移著蓮步緩緩走來，美艷的臉風情萬種，濃郁的香氣也慢慢滲入他的知覺，他還沒來得及說話，女人就伸出手指，點上他的唇。

「噓——」她在他耳邊低喃。「羅總，吳董讓我來陪陪你、說說話、醒醒酒。喜歡我這個紀念品嗎？」

「啊！原來吳董講的紀念品是這個。」他笑。

「呵。」女人嬌笑著，身體靠向他，順手闔上門落鎖。「你比我想得還要好。」

羅善地有點醉了，加上女人的手緩緩解開他的西裝釦，探入摸索他的胸膛，讓他意識恍惚了起來。

女人彷彿在笑，雙手探尋的同時，紅唇湊近，吻上他的唇，舌頭也加入嬉戲，他只覺整個人都熱了起來。

女人貼緊他，感覺到他的亢奮，探索他的手更是向下巡弋，而後貼在他興奮的源頭。

他清醒過來，睜開眼，抓住女人的手。

「欸！怎啦？」女人又貼在他身上，手指在他胸膛畫著圈。

突然，他覺得她的妝有點濃。

「小姑娘，」他放開女人的手，身體微微退開，指著自己肩膀。「會不會按摩？」

女人嘟起嘴。「會是會啊——」

「乖！我醉了，幫我按按肩膀。」

「明明就沒醉——」

感應到她的手又要突襲那裡，他擋開她的手，仍是微笑。「乖！吳董是讓妳來聽話的？是不？」

女人很快明白他的意思，點了點頭。「你真的只想要按摩嗎？」

他盯著她的紅唇，視線再移至乳溝……

「按摩就好。」他說完，脫下外套，選了單人沙發坐下，閉上眼，逕自扭轉僵硬的肩膀。

女人來到椅背後，纖手搭上，開始輕輕揉捏他的肩。「欸！你很愛你女人吧？」

羅善地睜開眼，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問題。

「男人啊，很少拒絕我的。」女人換用手肘按壓他的肩頸處。「你結婚多久了啊？」

羅善地微微抬手，看著手指上的婚戒。「八年了。」

「哇！那小孩多大了？」

「……」

他感覺喉嚨緊縮了起來。

那染上紅漬的床單突然浮現在他眼前，蜜月第一天晚上，妻子抱著肚子、痛苦蜷曲、鮮血由下身緩緩流出那模樣，從記憶深層竄出……

他撫著眉頭，他有多久沒想起這件事了？

「怎麼啦？」女人停下動作，側身往前看著他。

不要弄性感風情，女人看起來年輕不少。

他搖搖頭。「妳回去吧。」

女人還要再問，他也沒多想，掏出皮夾隨便抽了幾張紙鈔給她。「小心點！安全回家。」

女人接過，似是還想問什麼，這時，他手機響起，看了眼來電者，他再次揮手請對方離開。

「善治，怎麼啦？」女人闖上門後，他接起弟弟的來電。「是不是那塊心形

地有結果了？」

「看訊息。」

「你怎麼啦？兇巴巴的。」

他的弟弟們總是沒大沒小的，沒怎麼把他當大哥，特別是善治，在外面一派紳士，私底下對他總是冷嘲暗諷，有時還操弄他，甚至還把他當阿斗看待，但不知怎地，他卻不甚介意，反而覺得跟這個弟弟相處起來最自在。

「看訊息。」善治重複說著。

「公司怎麼了嗎？還是媽怎麼了？」他按下擴音，又打開被他關閉通知的通訊軟體。

「看訊息。」善治重複第三次。

他點入訊息頁面，按下弟弟傳來的影像檔。

第一張照片畫面放大，他只看到一坨坨顆粒粗大的暗景照片，他忍住想再問一次的衝動，移至下一張，一張文字稿件的掃描檔出現，「羅家少東」四字映入眼簾，而後「車震」二字炸醒了他。

他努力想著這是何時發生的，記憶緩緩歸位。

「來不及壓下來，已經上刊開始物流了，明天各大通路都買得到。」善治的聲音依然很冷，他現在才覺悟弟弟非常生氣。

他低下頭，揉著太陽穴。

「你明晚回來的班機是吧？若記者堵麥，什麼都不要說。」

「……爸知道了？」

「當然。」

「……媽呢？」

他似乎聽到善治吐出一口怨氣。

「知道了。」善治回答他。

他想開口，但卻怎麼也問不出口，那問句就梗在喉間。

不久，善治彷彿知曉他沉默的意義。「大嫂還不知道。」

他再度揉著太陽穴。

你有看過別人是怎麼看我的嗎？

你知道別人是怎麼看我的嗎？

「大哥……」善治嘆了一口氣。「別讓大嫂從外面的管道知道這件事。」

他沒有回應，甚至不知道弟弟何時掛了電話。

他回想起上週五那晚，那場富二代的社交宴席，網紅小模初出道女明星穿梭其間，大家笑笑鬧鬧，酒酣耳熱之際，那個才剛出道的女明星坐在他身邊，老是呵呵笑著，他連自己講了些什麼都忘了。

他聽著她偎在耳邊說的悄悄話，隨口笑談應和了幾句。

本應出席的銀行接班人遲遲未現身，他感到無聊起身離開，行到停車處，劉聿明不知上哪去了，他有點忘了為何他沒讓司機接送而由特助代勞，才拿起手機打電話聯繫劉聿明，女明星已經在他身旁。

他挑著眉笑看著湊過來的人，她則用手指刮了刮他臉頰，笑著說羅大少你不乖，酒後不開車啊。他看著對方，好笑了起來，還沒來得及說什麼，她就半貼在他身上，捧著他的臉給他火熱的吻，感覺著對方竄進來的舌頭，不一會，便覺無趣，推開她，剛好劉聿明走了過來——

他耙了耙髮，拾起手機，正打算按下快捷鍵 9，卻又猶豫了起來，好一會兒，手指頭就是僵在那裏。

他含金湯匙出身，從小要什麼有什麼，家裡有管家，出門有司機，唸書有伴讀，工作之後配有兩個特助兩個秘書。

這三十幾年來，小事雜事瑣事麻煩的困難的，沒有哪件事需要他獨自面對、自己處理，一時之間，他竟不知所措。

特別是這件事。

特別是這樣的事，要這樣透過電話告訴妻子？

又該怎麼說起？

接班人就要有接班人的樣子！就算不會，也要裝得很會！

爺爺說過的話迴盪在耳邊。

他想了想，低低地笑了起來。

接班人教育就算包含化解誹聞危機，可以叫特助來解決，但他不認為他可以叫特助們或秘書們來打電話給妻子，告訴妻子這樣的事。

嗯？或許可以？政治人物是不是都這樣處理的？

他想了想，而後扔開手機，躺臥在沙發椅上，閉上眼，什麼都不想管。

再也什麼都不想管。

.....

「羅先生，請問你和紀霏認識很久了嗎？」

「羅先生，請問你現在心情怎樣？」

「羅先生，紀霏說跟你是好朋友，對此你有什麼要回應的嗎？」

「羅先生，先前有網友 PO 八卦文，說你跟網紅皮皮過從甚密，你是否想發表你的說法？」

一支支麥克風堵在羅善地身前，有些甚至打上他的臉，他連連別開頭，左閃右躲避開那些凶器，劉聿明撥開人群，他緊隨在後，兩人快步閃離擁擠的記者群。

托運行李委請地勤人員處理，劉聿明領著他走出機場到達指定位置，一看到黑灰色的藍寶堅尼，劉聿明很快上前打開副駕車門讓他上車，羅善地上了車後，藍寶堅尼即揚長而去。

.....

羅善地站在家門前，左臂搭著剛退下來的西裝外套，右手抬起食指。

他盯著門鎖好一陣，感覺手心都出汗了，才舉起食指捺往指紋掃描器。

門後一室陰暗，但展翅翱翔的聲音傳來，瞬間鳥爪刺上他的肩。

「羅大大，你回來呢！今天有沒有乖？」灰鸚鵡呱呱問他，還是照例了呢不分。

「很痛耶，呱呱！」他咕噥，打開玄關燈，放下外套，拿下臉上的墨鏡，取出口袋裡的手機，而後換鞋。

「羅大大！玉米！吃玉米！」呱呱仍立在他肩上，在他行進間一路聒噪不停，監督他亮燈、洗手。

羅善地打開冰箱，從保鮮盒裡拿出一根玉米筍。

「先啾一個。」他把玉米筍藏在手心。

鸚鵡將喙湊近他臉頰，還發出啾地一聲音效。

他微笑。「喏！」他把玉米筍放在廚房中島，呱呱終於離開他的肩，開始牠的大快朵頤。

羅善地搔弄灰鸚鵡的頭，呱呱停止進食，仰起頭來，微眯著眼，看似頗為享受，但沒一會兒，又轉頭啃咬他的手指。

「呱呱有想我嗎？」

「羅大大！想羅大大！」鳥回他，鬆開嘴。

他低低笑了一聲，順勢縮回手，鳥又開始啃食玉米筍，他這才查看這百來坪的空間。

他沒有回山上的羅家大宅，而是讓弟弟善能送他回到這裡，他巡視四周，空無一人。

他跨步走到主臥、兩間客房、更衣室、書房、視聽室、甚至是浴室，全都昏昏暗暗，徹徹底底空無一人。

他回到廚房，摸摸呱呱的頭。「楷英呢？」

灰鸚鵡停止進食，歪著頭盯著他。

「楷英寶貝呢？出去了嗎？」他又問。

呱呱扇動翅膀。「楷英寶貝！楷英寶貝！」喊完之後，展翅飛起，而後落在客廳，踩著內八步伐，直直邁往落地窗。

羅善地遲疑一陣，走至定點開窗。夜裡點燈後落地窗如鏡，開窗門後才知道，原來妻子人在露台。

她坐在兩人座藤編沙發上，似乎在看夜景，聽見動靜，卻是一點反應也沒。

他關上門，把呱呱留在客廳，緩緩步至妻子身旁，在她身畔坐下。

這時，妻子才轉頭望他。

她臉上平靜無波，溫婉秀麗的臉上有著大大的眼睛，沒化妝的臉看來有些蒼白。

他的妻子，楷英，常常都是這樣恬靜的。

她家教良好、落落大方，很符合豪門接班人的妻子應有的形象。

結婚八年來，他們很少爭吵，他現在想起來，婚後楷英只吵鬧過一次，就是一年前的大爆炸，但之前之後，她都一直好好地扮演著好妻子的角色。

一如他總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從不失聯，沒出差時總會回家睡覺，在家裡也會寵愛妻子。

但他有時候會迷惑地憶起，他和楷英，一開始並不是這樣的。

他記憶中那個楷英，不只有恬靜。

「你回來了。」她輕聲喃喃，似是耳語。

他伸手將她微捲的髮絲順到她耳後。

「楷英……」他不自覺輕喚她的名字，但又不知道該說什麼。

她的大眼直視著他，而後眨了一下，視線又挪移到他肩膀，嘴角牽動，微微一笑，抬手拍了拍他的肩。

他隨著妻子的動作，看著她拍掉呱呱留下的羽粉，也跟著低笑，而後他抓住妻子的手，交握著。

妻子注視著那被握住的手，沉默好一陣，才抬眼看他。

「羅大大。」

這三個字，只有妻子——當然再加上那隻鸚鵡——會私下這麼喚他。

聽著妻子低聲呼喚，他用空著的那隻手撫摸她的臉，細嫩的觸感就在指間，她側頭讓臉更貼近他的手，像是深深依偎。

「楷英……」

再次聽到這樣的低喊，妻子直起臉，脫離他的手心，定定地看著他。

「我今天找了半天，終於找到我十年前的衣服，居然還穿得下。」妻子這麼說。

對於妻子突然跳題，羅善地一頭霧水，看著她簡單的T恤牛仔褲，他頓了一下，緩緩笑了。「我一直知道妳身材沒走樣啊。」

只是不知道她會留著十年前的衣服。

妻子微微一笑。「來。」她站起身，手仍被他交握著，於是他跟著站起。

妻子帶他走進客廳，請他關上落地窗，又拉著他走到更衣室。

拉開櫥櫃，一整櫃華麗禮服、名牌衣裳、限量包包出現在眼前。

「這件禮服，是參加你父親壽宴時穿的。」她拉起淡藍色衣裳一角這樣說著。

「……」

「這件是善信婚禮時你送的，還有這個包包也是。這件是善能的婚禮那天穿的。」

「……」

「有些衣服、還有鞋子……參加的場合我不記得了……」妻子停頓片刻，又拉著他往衣櫃最裡面一角走去，挪開衣服，伸指解鎖保險櫃，拉出珠寶盒。

「……」

他不知道楷英要幹嘛，只愣愣的看著她的臉。她平靜無波的表情開始有些裂痕，跟她一年前那史無前例的大爆發有點類似。

「這些……」她鬆開他的手，拿起一串串項鍊，珍珠的、鑽石的；撥弄那些

戒指、手鏈、耳環。「結婚紀念日、生日，你送我的。」

「楷英——」

她放下那些首飾，抬眼看他，臉上有淚。

「我今天收拾東西，發現每件都是你買的，雖然有些名目我不記得了，」她微微側頭，彷彿有些苦惱。「但都是你買的。」

「但都是妳的。」

「但每件都會讓我想到你。」她低下頭輕聲說著。

他伸指搭在她的下巴，抬起她的臉，看見眼淚滑過她雙頰，他才攬臂打算擁緊她，她立刻雙掌貼在他胸前，阻止他靠近。

她退開一步，自牛仔褲袋裡掏出身份證和一張郵局提款卡。

「我清清點點，發現只有這套衣服和這兩張卡是我的。」她的嗓音帶有哭腔，邊說邊指著衣服、又揚了揚手邊的卡片。「哦，還有呱呱。」

他開始無法動彈，只能呆看她將卡片塞回牛仔褲袋，再盯著她緩緩轉動指上那枚婚戒，而後卸了下來。

她拉起他的左手，將他手心轉朝上，放好婚戒，還替他合攏手心。

「羅大大……我們離婚吧。你保重。」

看著她的動作、聽著她的語句，他突然覺得穩定的世界即將塌陷，於是在她轉身的那一刻，從背後緊緊將她抱住。

「楷英！」他頓了好幾秒，才又說。「我沒有……車震——不是真的。」

妻子卻笑了，他的手臂可以感覺到妻子開始歇斯底里地笑了起來。

之後，她用力甩開他的臂膀，迅速回過身瞪著他，嘴角仍殘存嘲諷的笑意，雙眼卻瞪得大大的，像兩把利刃。

「噢！羅大大！那張照片醜死了！那張喇舌的照片醜死了！居然是那樣的醜照片讓我被公開羞辱，居然是那種醜照片讓我開始想像那些不堪的細節！你有沒有車震哪還有什麼分別！」

羅善地張口欲言，卻只看著妻子吼完喘著大氣。

「你永遠不了解！永遠不了解傷人的是事件，但折磨人的卻是細節！是細節！是細節你懂不懂！」她氣得連唇都在顫抖。「其實本來很簡單，就真的非常簡單，只要不去感覺，就沒有感覺，只要沒出門，就可以看不見，看不見就可以騙自己，反正那些都是應酬，都是逢場作戲。但你知不知道！那張醜照片讓我開始想像各種細節，想著那些女人摸著你、碰著你的各種細節……居然是那樣的醜

照片刻印在我腦海，一直重複播放……」

她吼著吼著，聲音漸低，最後只剩喃喃，她低下頭，彷彿嘆了一口氣。「或許我就是一直在等這種照片，這樣我就不用思考自己到底愛不愛你這個問題了……」

和上次妻子爆發的那次不同。那時她的語氣是聲聲的不滿，臉上盡是數不清的控訴，但這一次，她卻像是洩了氣的皮球，彷彿喪失了所有的力量。

他看著她走出更衣室、跨過偌大的客廳，直直步往玄關。

他想起第一次見到楷英的情景，那時他看到一個秀麗的長髮女孩坐在窗邊捧著一本英文圖鑑，嘴上噙著笑。

那麼的專注，又那麼的泰然自若，很是迷人。

「Yo! The girl who likes raptors.」他上前搭訕。

這所學校的東方女孩不太多，迷人的也有，但她那股恬靜，彷彿有股吸力，吸引著他的步伐走向她。

她抬頭，盯著他好一會。「Yo! The boy who likes girls.」微笑漫上她的臉。

「Too many! Too much!」跟著又補上這樣一句。

他讚賞她喜歡猛禽，她取笑他喜歡追女孩，彷彿聽聞過他的花心事蹟。

場景切換，他看到她坐在咖啡廳一角，看著一本中文書，裡頭一樣滿滿是猛禽。

他不禁笑了。

「嗨，猛禽女孩。」

「嗨，花心的羅大大。」她看到是他，也不隱藏早已聽過他大名的事實，慧黠一笑。「走開！別站在這裡！我在等我的約會對象。」

他低笑一聲，反而故意在她身畔落坐，才坐下，餐廳門口進來一個白人大男孩，臉上掛著厚厚的眼鏡，看起來像書呆。

「這個？」他問。

她看向門口，跟著轉頭睨了他一眼，臉上似笑非笑。

門鈴又噹了一聲，一個神父走進來，她微笑。

「你等的人來了！」她說，見他不明所以，嘴角揚起。「喏！快去告解！」

他記得那時的他大笑不止，彷彿人生第一次如此歡暢，而她秀麗的臉也笑得亮起，過份迷人。

回憶襲來，又猛然回到現實，才發現不知在何時她甚至已將呱呱安置在籠

內，正在套上便鞋。

連想都沒想，他三兩步邁至她面前，拉起她，她一個差點不穩，他將她送往大門靠著，緊緊貼著她，深深凝視著她。

「楷英——」他喊著她的名字。「……別走。」

妻子咬著唇瞪著他。

「楷英寶貝！啾一下！」在籠裡的呱呱突然這樣叫著，模仿他以往的語氣。「啾！啾！」還配出類似的音效。

他看著妻子的眼睛眨呀眨的。

你有看過別人是怎麼看我的嗎？你知道別人是怎麼看我的嗎？

那些宴席的畫面，隱隱約約浮現眼前，他似乎看到妻子努力迴避他人視線的模樣。甚至在羅家大宅，她是不是也避免與他人——即使是他的家人——對視？

眼前的臉與各種記憶中的重疊，他好想念那張慧黠的笑臉。

他用指腹抹去她眼角的淚，輕輕吻上她的眼，緩緩吸進妻子的香氣，自從一年前妻子大爆發後，喔，或許在更早以前，他就沒機會好好感受的、總是莫名讓他心裡又柔軟卻又挫折的溫柔。

「楷英……」他靠在她耳邊輕喃。

她的眼睫在他頸間輕顫著。

「我——」他要怎麼說起那些他自己也釐不清的情緒與行徑？「我也不知道我——」

她用力推開他。

「不要。」她臉上幾乎沒有表情。「不要講藉口羞辱我，也不要講任何理由合理化你的藉口。」

她彷彿用力眨掉即將又再泛流的淚水。

原來冷漠比恨意更令人恐慌，他現在才明白，在這了悟的瞬間，他鬆開自己緊靠著她的身軀。

「我會找律師聯絡你。」她垂下眼，說完這句話，縮低身子提起呱呱外出籠，開門離開。

「羅大大！再見！再見！」

呱呱聒噪的語音圍繞在他耳邊，他看著妻子走向電梯的背影，她的孤單決然，彷彿決意要將所有一切歸零。

不要他給予的一切，不要這個婚姻，不要他。

叮。

電梯門開，她頭也不回地踏入，電梯門關上，廊道再次恢復一片寂靜。

他闔上門，癱坐在玄關地板上，感覺受挫又煩悶，那種無能為力甚至讓他產生些許怒氣。

你有看過別人是怎麼看我的嗎？

你知道別人是怎麼看我的嗎？

你到底知不知道空氣是可以閱讀的！

妻子過往的泣訴浮現在腦海。

自從她大爆炸後，她的泣訴就一直在他腦海裡盤旋不去，如鬼魅般糾纏著他的思緒。

接班人就要有接班人的樣子！就算不會，也要裝得很會！

玄關桌上手機的震動讓他回神，他伸長手摸到手機，拿到眼前，看到螢幕跑出新信件提示，主旨是四維集團總部發布人事異動通知。

他懶懶地點開，懶懶地看著通知內容，恍惚了半晌。

莫名，他突然有種感覺，彷彿他的人生一直都是一場戲，而他一直被錯置在他根本演不好的角色裡。

.....

八卦小報出刊的同一日，四維集團總部發布人事異動通知。四維航空財務部副總羅善地調任四維物流總經理，即日起生效。

新興豪門、四維航空的羅家第三代少東羅善地，原本預定接班人選，即日起被發配邊疆。

於是，羅善地的花邊新聞與職位異動，興起一股八卦熱，從早期羅家第二代的風流情史、近幾年的第三代內鬥，新舊八卦加緋聞小火慢炒，檯面上的新聞媒體輕描淡寫，但小報與網路持續熱議，外行的看腥羶，內行的私下討論羅家新接班的可能人選以便交關友好。

人情冷暖，無所不在，自古皆然。

突然冒出的轟隆轟隆聲響讓羅善地驚醒，他翻身改為仰躺，看到甚為陌生的天花板，眨眨眼，才想起自己昨晚睡在客房。

他低頭看著起皺的襯衫、鼻腔滿是酒味，這時才察覺自己的頭隱隱作痛。

如廁、洗把臉後，他走出房，才踏出一步，就聽到一聲驚呼。

「嚇我一跳——」家事員張嫂切掉吸塵器電源，拍著胸膛說著。「不好意思，羅先生！我不知道您在家。」

「沒事的。」他微微一笑，逕自走到廚房喝水。

「羅先生，要不要用早餐？我看羅太太不在家，還是您要等她回來一起用中餐？」

接連兩個問題而其中一個他沒有答案，瞬間他胃口全失。

「都不用了，張嫂妳忙妳的吧。」他勉強笑著。

「好的。」張嫂回應的同時投來打探的一眼。

他走了兩步，又不自覺轉過身。「先前聽楷英說妳開刀，身體好多了嗎？」慣性像是制約，他問完的同時才發現自己居然這樣脫口而出。

「現在好多了。謝謝羅先生。」

看著對方回以親切的笑，他踏往主臥室，卻默默想著，他哪裡在乎張嫂的身體狀況？他慣性的社交行為是否往往都如此言不由衷？他是否真的在乎這些有的沒的？

主臥室裡有著強烈的香味，讓他更加頭暈，隱隱可辨識出這熟悉的味道是妻子的香水，但現在哪還有楷英的身影？

比起他總愛賴床，專職富太太的楷英作息規律的像上班族，沒有出差的上班日，他總是賴床等她來喚，就像是個長不大的大男孩。

有時疏懶，逃避著他也不知道在逃避的什麼，他會故意在楷英喚他時拉起被子矇起頭，楷英就會刷地拉下被子，瞪著他，他剛好趁勢握起她的臂膀，拉她落入他懷裡，跟著他會一個翻身，將她釘在身下，開始就著她的曲線，四處落下熱吻。

「楷英寶貝……」他尤其習慣在探索她時，低喃她的名字。

「後天才是排卵期……」

有好長一段時間，那三個字是讓他差點性冷感的同義詞，有時他會罷手，偶

爾，他一頓之後，仍會繼續下去，回著：「那就後天再做一次。」

想到這裡，哈啾！他突然萌生一股怨氣，他惱火著楷英什麼都不帶走，人卻走了，留他自己一個人在這個四處都有她的地方。

他打開落地窗，讓空氣流通。再次環顧室內，室內整整齊齊，他走到梳妝台，瓶瓶罐罐都在原來的位置，打開每個抽屜，裡面卻是雜亂不堪。

大抽屜塞著那本八卦雜誌，他一把拿起扔進垃圾桶。

小抽屜裡有她的皮夾，幾張頂級信用卡附卡和簽帳卡，一些現金。

原來——她真的什麼都不要了？

最下方的小抽屜則是喜帖和照片，他慢慢地一張張拿起，一張張細覽。

他的結婚紀念日他從不需要費心牢記，每任秘書都會提醒他，幫忙訂花、列禮物清單讓他選擇、並預約餐廳。

他疑惑地看著婚禮照裡面的自己，那時的他，才從研究所畢業，想過早婚嗎？

當然沒有。

而後是那張超音波照片……他又憶起那些血，又憶起整個蜜月都在醫院度過的那些片段。

他幾乎要將那張超音波照片甩進垃圾桶，沒道理留著這種記憶折磨自己，但遲疑幾秒後，他將那些照片和那張喜帖，再次塞入抽屜，彷彿再次將它們塵封在記憶裡。

他瞥見床頭櫃上的電子鐘，已近晌午，近三十年來，一直受著接班教養、掛著預定接班人的身份，他沒真的懈怠過，也從未曠職過，但他今天卻一點都不在乎。

他起身走到床邊，順勢仰躺，懶懶地瞪著天花板，什麼都不想做。

.....

「兩位好。請問要點些什麼？」陳楷英穿著白襯衫搭牛仔褲，外面罩著鐵灰色牛仔圍裙，手裡拿著紙和點單，面帶微笑詢問客人。

「我們要巧克力曲奇、杏仁瓦片和康福茶，謝謝。」

「好的。請稍後。」她收回菜單，走到吧台前，遞給內場，便立在櫃台一側等候。

這間茶館名為「究竟」，是一間五十年的透天改建而成，座落於台北寸土寸金的隱密巷弄內，因為有著風韻十足的老窗花、花格磚、磨石子地板和斑駁的實木長椅凳，再加上小庭院一排冬青樹，讓此處從早期只是口耳相傳的小店，變成網友朝聖的知名景點。

這裡其實離她原本的住所不遠，步行可達，而且是她的愛店，打從六年前就開始，幾乎每週有一半的午後都在這裡度過。

所以前天，當她踏入此店內門，店主對她點頭，喊著歡迎光臨之後，便直接帶位，領她至她習慣就座的一隅。

「那個……」她喊住對方的步伐。「我看到你們在徵人。」

其實上週她就看到徵人告示牌了。

店主回過頭的表情是十足十的錯愕。「啊？」

「還有在徵人嗎？」

店主是個年紀與她相當的男子，帶有書卷味的蒼白，相當沈靜寡言，不好與客人攀談，甚至也很少微笑，但他的外貌卻頗具親和力，整體而言，給人淡淡的憂鬱文青的印象。

「是的。」店主回答她，彷彿一時不知所措似的，猶豫地看向她往常就坐的靠窗單人座，又轉過身看向她。「好的。」

「……」一時間，楷英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幸好那時是十點多剛開店，店內只有一個老先生在角落讀報。

他往前走了幾步，才發現她沒跟上，轉身回望她。「請跟我來。」

她跟上，他帶她到靠近廚房的座位，請她就坐，不久後又拿著紙筆過來。

咳。他清了清嗓。「請幫我填寫簡單的聯絡資料，再填這張班表。」

「意思是……我被錄取了嗎？」這是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甚至還沒有開口自我介紹，她暫時很缺錢，覺得這熟悉的地方很適合應急，但沒想到這店主這麼不挑人。

「欸。是。」

「我不確定我能做多久，可以嗎？」

「……可以。」

她擠出微笑，書寫個人資料，而後將自己的名字填在當週班表上。

店主看著她寫字，收下她的回填，看了看她的資料，瞥了她一眼又看著班表。「妳後天開始上班，要穿白襯衫，我們沒有勞健保，妳需要自行加保。」

白襯衫？好。勞健保？！她從沒注意過她沒有勞保，但健保，似乎是掛在羅大大眷屬那邊。但她還是點頭說好。

「那麼……後天見。陳小姐。」

「好的。請問怎麼稱呼你？」她問。

「敝姓伏。」他微微點著頭，看著她的眼睛說。

那位應該是店長的伏先生不是在餐廳裡烤餅乾，就是待在內場，他似乎住在二樓，今天簡單交代外場工作後，便沒有多加注意她。

她看著院子裡微亮的燈光，今天站了一整天，雙腿頗受折騰，腳底板更是痠痛。

畢業前夕懷孕，她的個人積蓄早因為留學生活而幾乎用罄，婚後錯失求職的機緣與動能，人過三十才開始賣勞力，這還真不是她曾夢想過的人生。

她曾想像過自己一畢業就會早婚嗎？

當然沒有。

第一天收工下班，她禮貌地向伏先生說再見，拖著疲憊的雙腿走回新居，腳程要半小時。

離開羅家的第一晚她暫居附近的一間商旅，隔天馬上找租屋，這年代租客沒有挑剔的本錢，她手邊的存款不夠豐厚，只剩十萬出頭，光租房押金兩個月外加第一個月租金就瞬間少了三分之一。

她還跑到平價服飾店買了三件衣服和內衣褲，那時她突然有點後悔，居然讓自己落到這種從零起步的窘境。

那時看著更衣室華服禮服，配合羅大大出席各種餐宴的記憶在腦海紛紛擾擾，她想著出席那些場合時，那些外人看著她的眼神。

她不需要查勤，只要接收別人怎麼看她的視線，她就知道了。

花心的羅大大，婚後仍是一樣花心的羅大大。

而她自己選購的日常衣服，她也帶不走，因為他的讚賞與偏好變成無意識的選購指南，為什麼明明是她的衣服，卻都是迎合他的喜好？

她留下每一樣東西，因為每一樣東西，都留存有這段婚姻的記憶，不是沾染他好奇的詢問，就是有他在一旁的片段交錯，每一樣東西，都在這些日子裡刻印出共同生活的氣息，而那氣息囂張地宣揚他的存在。

樣樣檢視，逐項剔除，發現她什麼都不該帶走，才醒覺婚前婚後過去十年的人生，他已是她生命的一部分，而她居然以為這不是愛？

她原以為她不是為了純粹的愛情而嫁，卻在一一清點的過程中，發現每一項物品，都參雜喜怒哀樂各種糾葛的情緒、全都混在一起，要是帶走那東西，無可避免把他也一起帶上了。

她認輸。離開。什麼都沒帶。只除了自己、一套舊衣服、證件和呱呱。

買了日常生活必需品與盥洗用品，買了呱呱的爬架、籠子、玩具，她甚至還買了手機充電器。

「楷英寶貝！你回來呢！」一進家門，呱呱就在門口迎接她。

明明是新婚那短短的期間才聽到的叫法，呱呱怎地就學起來而後再也改不掉了呢？

她得想辦法改掉呱呱叫她的方式，她心想。

租屋處是簡單的開放式一房一衛，貴的原因是有明亮的窗台，呱呱需要曬太陽。

她洗完手，從小冰箱中取出牧草給呱呱啃食，這才讓自己跌入中古沙發，舒緩疲累的身軀，同時查看留在家裡的手機。

未接來電，一通？她按下明細，是婆婆……

莫名地眼睛濕潤了起來。但她決定略過。

未查看訊息？

她點下 APP，是遠在英國的小叔問候她，語音訊息是若無其事地說著他剛聽來的中文笑話分享給她。她不知道要回什麼。

羅家群組沒有新動態，仍停留在上一則，羅家第四代小公主學走路的影片。

關於羅家，她奉子成婚而變成其中一員，但八年來，她一直以來都是沉默的成員，被拉入群組的邊緣人。

她放下手機，把腿靠在椅背，讓自己攤平在沙發上。

「楷英寶貝！」呱呱飛了過來，站在她小腹上。

嘶！她受痛，低叫一聲，老忘記呱呱是破壞狂，現在的她，衣服少得禁不起被鳥爪抓破。她得向伏先生買一件圍裙在家穿。「呱呱——」

她坐起，把呱呱放在沙發扶手上，呱呱站妥後，開始搖頭晃腦，彷彿打拍子。

「楷英寶貝！唱歌！」

「好啊，呱呱唱歌。」

「出一寸瓜一，化一個世紀，採一片苦心，亮一點蜂蜜，用盡呢全力，只為

在一起，我愛不愛你，愛久見人心。」

聽著呱呱晃動身軀先是發出蹣蹣蹣呱呱的聲音，而後唱起副歌，她先笑後哭，而後又哭又笑，邊撫弄呱呱的頭，邊防止自己被咬。

.....

她在天色剛亮時分醒來，紊亂的夢讓她徹夜不得安穩，她奮力追逐夢裡那些清晰無比的片段，下體一陣溼潤的感覺使她驚醒，她跳起床跑到廁所，清理自己、換洗內褲，又衝下樓到附近便利店買了衛生用品和薑茶。

回到小窩，她看著呱呱吃早餐，自己則捧著那杯薑茶緩緩啜飲著，青春時代討厭的生理期，似乎在每個階段隨著女人的生命歷程有不同的意義。

求學時代討厭著不小心裙褲後方側漏的一抹紅，芳華時代的愛人似嘆似怨地大姨媽來訪的掃興，婚後求子階段固定報到的週期象徵月月年年的失落。

中藥調養、打排卵針、吃保健食品、上瑜伽，想著自己的生活曾只圍繞著求子，憶起那段歲月，那時的她一定某處有個黑洞，讓自己的心心念念都被那黑洞吸入，而後限縮自己的視界與世界。

她夢到了自己的父母、夢到了她與羅大大認識之初，夢境竟將往事重現，她懷疑自己其實沒有入睡，而是在昏沉間一直回憶過往。

她的父母是外人眼中的學究，一個念經濟、一個學數學，兩人早期拿獎學金出國深造，而後回鄉在南部的大學任教，兩人皆以很愛點名、給分嚴格而讓學子們避之唯恐不及。

要是外面的人知道啊，她那兩個學究父母，在家裡是什麼模樣，一定會驚呆不已、傻眼萬分。

她的父母都掛著厚重的眼鏡，五官都很好看，但近視與眼鏡讓他們看來像書呆。

她夢到許久以前，某天早餐時，她母親一邊煎蛋，一邊對正在搾柳丁汁的父親說著：「阿富，我今天早上又發現一條魚尾紋了。」

「真的嗎？」父親放下柳丁，洗手，靠往母親。「我來檢查一下。」

父親盯著母親的眼角，又拿下眼鏡眯著眼打量。「我說，這是薛丁格的魚尾紋，介於有和沒有之間。」

「薛聽格的魚尾紋。」桌上的灰鸚鵡複誦著。

一旁的她噗哧一笑，呱呱也學她噗哧一笑。

但她的父母不理她，不理會鳥，根本拿她和鳥當背景，母親拍了父親一下之後，湊近父親吻著，父親也回吻。

她故意發出「噁」的嘔吐音效，呱呱也「嘔、嘔」地學舌仿若回音。

於是，事後她只能吃著有點焦的荷包蛋，呱呱也被賞了一記爆栗。

她總是想著，他們一家子都像書呆，如果她夠幸運的話，或許她也會遇到一個書呆，那個書呆也會在浪漫時刻用著最學究不過的口吻說起甜言蜜語。

但她還沒有遇見那樣的書呆之前，就遇到了羅大大。

哦，她在遇見他之前，就知道他了。

她大三時，那個來念研究所的羅善地一登場就頗受台灣校友注目。

他帥氣英挺，含金湯匙出身，是新興豪門的預定接班人，身邊還有一個助理一起來伴讀，同時他花名在外，和女孩們相處起來界線模糊，來者不拒，是可怕的花心大蘿蔔。

她打發掉他兩次的搭訕，但那兩次的經驗都讓她頭皮發麻，害怕如果有第三次，她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抵擋得了那張臉和那樣的笑容。

該死的那一天，只因為她停住腳步，站在露天廣場聽街頭藝人表演，那兩人一個拉小提琴，一個用電子鋼琴伴奏，樂音悠揚而動聽。

「嘿！猛禽女孩！」

「嘿！」她瞥了他一眼，心裡祈禱著：你走開！你快點走開啦！卻不知道為什麼她不自己走開就好。

但他只站在她身旁，陪她聽音樂，什麼話也沒多說。

一曲終了，三三兩兩的鼓掌聲，有人投幣在藝人前面的帽子裡，藝人暫停數秒後，又開始演奏。

他一聽到前奏，就拉起她的雙手。

「來！」

「做什麼？」

「來跳舞。」

「……我是舞蹈白痴，你會被我踩到腳趾黑青。」

「那由我自己來擔心。」

她被拉往廣場，一路哇啦哇啦叫嚷著，他不放手，她為何不用開他呢？因為她一直看著他的笑臉，他笑起來左頰有酒窩，有點可愛，很是迷人。這個該死的花心的羅大大。

在廣場立定後，他將她拉近，而後右手搭在她肩後，她跟著如法泡製，將手輕放在他肩上。

「跟著我的節奏。」他語音帶笑。「慢、慢、快、快、慢。慢、慢、快、快、慢。」

她根本沒認真聽他的口述，只是感覺著他的身體擺動，前進、後退，一步、兩步，往左、向右，笨拙地跟上。

他把她往外送，她就自然地轉向外，他把她拉回來，她就自然地旋回到他胸前，他讓她轉圈她就轉圈，他讓她後仰，她就順勢後仰，耳邊聽著樂音，但身體自動順著節拍，隨著他的力道，搭配著他每一個步伐。

曲終，他下巴貼著她的額，緊緊擁著她，她似乎聽到他的心跳聲，撲通撲通撲通，或者那是她自己的心跳？

她彷彿也聽到四周有熱烈的掌聲。

「這首曲子叫什麼名字？」她問。

「**Por una Cabeza.**」他呢喃，語調醉人。

「喔。」她決定討厭起這突然而來的渾身燥熱與手腳無力。

「要不要跟我在一起？」他在她耳邊低聲問著，問裡有笑意。

她正想拒絕，聽到他補了一聲「喵」，有點傻住，這人在賣萌嗎？

她仰起頭看他，他順勢就吻上她的唇，輕輕柔柔地引導與糾纏，就這樣奪走她的初吻，而她，全身軟綿綿化在他懷裡，全然忘了要拒絕。

「楷英寶貝！早安！」呱呱飛身而來，落在她右肩上。

夢醒了——

嘶。她決定要找有墊肩的家居服，或者今天要記得買磨指棒。

呱呱咬著她的耳垂。

這隻口腔期不滿足的老鳥！她抬手輕拍呱呱，拍了幾下，卻看到手指的那一圈白。

她盯著自己的手。

這戒痕——要多久才會消失？

.....

Ouch!

他感覺嘴裡漫起腥鹹，停下動作，看著她。

「妳咬我？」他瞪著她，有點哭笑不得，明明氣氛正好，而她也沒說不。

「痛。」她只回一個字。

她的臉沒有受痛的皺眉，她的身軀沒有反抗的動作，她只是深深地望著他，十分專注地凝視著他。

他定住下身，等她適應他，一邊溫柔的吻著她，口舌交纏，彷彿要融化她般。

而後——他輕輕咬她的唇。

Ouch!

換她呼痛，瞪著他。

是裝的吧？他明明咬得很輕。

她的眉間有皺褶，小嘴開始嘟起來，他莫名喜歡她的反應，也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反咬一口回去讓他有股快意和樂趣。

他開始緩進慢出，一邊觀察她臉上的細微表情，她不自覺地輕輕吟了一聲，但卻出現類似不甘的神情，而後側過頭，又咬了他耳垂一口。

但這次一點都不痛，一點疼痛感都沒有，反而像是挑逗。

不知怎的，她的反應與咬他的行為，讓他心裡既興起一股柔情，也有著幼稚的互鬥樂趣。

他放慢速度，邊以指尖輕觸她的臉，她的下巴，她的肩，感覺到她的輕顫，感覺到她開始迎合他。

看著她的臉潮紅，她咬著唇不想發出聲音，她不小心溢出唇間的輕微呻吟，只覺得她是他所見過最可愛、最美好的女人。

他加快動作，滿意地看著她熱情起來，但她在意亂情迷間，似因為看到他滿意的模樣，又輕輕咬他的肩。

他笑，是不想看得太得意嗎？

但反而因為她的反擊，他更加興奮，激情更甚，然後是如此惡性循環、或說相得益彰，讓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他在天色微亮之前醒來。

是否因為睡在滿是妻子馨香的主臥室，所以連日來會做著與妻子歡愛的春夢？

他今天甚至夢到他們的第一次。

他躺在床上，等著脹痛的強烈欲望消去。

他突然想著，楷英多久沒在歡愛時咬他了？想了又想，印象中婚後她就沒再咬過他了。

他又想著，上回做愛又是什麼時候？

父親壽宴前？

他想是的。因為之後不久，楷英就大爆炸了。

猶記得父親壽宴過後沒隔幾天，那晚外面有飯局，等門的只有呱呱——

自從她聽聞善信夫婦有喜，羅家將有第四代的喜訊之後，情緒開始波動，她甚至停止吃中藥，也不再上瑜伽課了，有好一陣子，她似乎都沒出門。

他與呱呱拉低賽一番之後，輕手輕腳進了主臥室，發現楷英沒睡，捧著書閱讀著。

他看著書名，《箱子：貨櫃造就的全球貿易與現代經濟生活》，不禁低笑。

「嘿！箱子小姐。」他伏低身子，在她頰上印上一吻。

「酒臭。還有香水臭。」她頭也不抬的說。

他怔住。

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她這麼冷淡的言語，那麼輕忽的態度。

「楷英——」

「皮皮是誰？」她突然抬眼看他，直盯著他。

「誰？」

她從枕頭下方拿出 iPad，點開一則網路文章後遞給他。

他接過，開始瀏覽。

文章裡有張照片，在飯桌邊的合照，裡面有他、兩位政治人物、另外三個是商場上的朋友，穿插幾個女人在其間，女主播或模特兒之類的。

這有什麼大不了的？

接著他開始看文字。

文字內容則是 PO 文者先婁了皮皮是個如何又如何怎樣又怎樣的拜金女，跟著煞有介事、彷彿親臨現場地描繪皮皮在之後的續攤與羅姓少東摟摟抱抱打得火熱……之後甚至相偕離開。

相偕離開？

誰跟誰？他跟皮皮？

他哪會記得這種交際應酬時陪在一旁的鶯鶯燕燕，就算是續攤喝酒會有什麼風花雪月，頂多也只是摟摟抱抱做做樣子而已。

他又睨了一眼照片裡的女人們，這幾個他也根本看不上眼。

甚至，他心裡嘀咕著，他哪需要看照片，他已經很久沒有跟其他女人上床了。

「楷英——」他牽起她的手。「只是應酬，沒有什麼相偕離開。」他差點想說楷英大可以去問他司機，但還是忍住了。

「有沒有親親抱抱？」

他看著那雙眼。沒有回答。

「親臉頰、嘴對嘴、舌頭碰舌頭？」

他差點要翻白眼，他哪記得啊，在那種微醺和那種眾人皆醉、又相互起鬨的氣氛下。

「你走開！」她輕吼完，便低下頭假裝繼續閱讀不理他。

他暗自煩悶了起來，自顧自去洗澡，回房後，室內已昏暗，妻子已側躺入睡。

他上床，鼻間充斥妻子淡淡清香，他翻身看著背對自己的那道曲線，於是向她挪近，手輕輕攬住她的腰，緩緩收束，從背後緊緊抱著她。

「楷英——」他低喃。

「幾個？」她任由他擁抱，動也不動，聲音傳了過來。

「什麼？」

「你這樣摟摟抱抱多少女人？婚前我不管，婚後呢？幾個？」

他不禁鬆開他的手。

她翻身，面對著他，他看到她臉上的淚水。

雙人床上，夫妻各自側躺著看向對方，應該是要談心吧？

「你知道嗎？我不需要查勤，別人怎麼看我，我就知道了。」她啞著嗓說著。「甚至是你的那些弟弟，甚至是你媽媽。我看著他們怎麼看我，怎麼小心翼翼的不讓我看到他們的表情，我就知道了！」

「花心的羅大大！婚後還是一樣花心的羅大大！你在乎嗎？你在乎你親親摟摟其他的女人時，我會有什麼心情嗎？你知道什麼是男女界線嗎？你知道男女之間有界線嗎？特別是已婚之後！」

「你知道什麼是閱讀空氣嗎？你到底知不知道空氣是可以閱讀的！你知不知

道我讀得到那些空氣！你知不知道我讀得到空氣裡的字句！你知道每次我們出席那些宴會，總會有那些環繞著我的空氣，一一嘲笑著我！你知道我讀到的那些字句是什麼嗎？

「妳是個笨女人！妳是個傻女人！妳是個什麼都不知道的笨女人！

「你有看過別人是怎麼看我的嗎？你知道別人是怎麼看我的嗎？」

他怔怔的看著楷英啞著嗓一邊哭一邊低訴著。

他不知道這樣的低訴也會有類似原爆的效果，比記憶中的母親打電話哭泣大吼更有震撼力，而這炸得他滿腦子混亂不已。

「楷英——」

她用肩膀甩掉他的手。「如果你能一年沒碰其他女人，你再來碰我。」

他只是看著她紅腫的雙眼。

「我指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她附加一句，甚至笑了起來，笑裡有嘲諷。

而後，她起身，離開主臥，當夜再也沒有回房。

而今，他躺在主臥室雙人床上，不禁想著楷英的那幾句話。

你有看過別人是怎麼看我的嗎？

你知道別人是怎麼看我的嗎？

你知道空氣是可以閱讀嗎？

你知道什麼是男女界線嗎？

他用雙手抹了抹臉。

在羅善地國小三年級開學前的某一天，馬麻把他喚到身邊，一邊把他玩樂高的手擦拭乾淨，一邊對他說：

「善地，今天下午，張叔會載你到爺爺家，之後你就要住在那邊，爺爺奶奶會照顧你。當然，放假的時候，你可以回家來看我們。」

「我自己一個人嗎？」

「嗯。」馬麻點點頭。

羅善地心想，馬麻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好好地找他說話了。

弟弟們出生以後，馬麻就只顧弟弟們，而且馬麻也變得好愛哭哦，他已經有點忘記馬麻什麼時候開始愛哭了，他只記得，以前爸拔馬麻很疼他的。

弟弟們都還小，雖然有好姨幫忙照顧，但他有三個弟弟呢。

二弟善信不太愛吃東西，常常吃不下、要吃很久、又很愛吐，雖然最近好像有開始好一點了；雙胞胎弟弟善治和善能則非常頑皮，常兩個人一起搗蛋，特別是最小的弟弟善能，甚至有時候會跑不見讓好姨和馬麻找半天。他想，馬麻很傷腦筋吧。

反正他已經常常自己一個人了，應該沒關係的。

於是他點點頭。「好吧。」

「善地乖。」馬麻撫順他的髮。「記得馬麻說過『善地』是什麼意思嗎？」

他記得！

他帶著得意且自信滿滿回著：「心地善良，所以有我在的地方，就是和樂融融、善意十足的寶地。」

馬麻露出微笑，拍拍他的頭。

羅善地對即將長住爺爺家這件事，不知道該高興還是難過，因為印象中爺爺很兇、奶奶不愛講話，但是馬麻幾乎天天哭，他和弟弟們總是不太敢吵媽媽，他也常常自己一個人，或許在爺爺家應該可以比較開心吧。

爺爺家在比較鄉下的地方，房子大大的，看起來很氣派，他抵達的時候，爺爺奶奶都坐在客廳裡，爺爺看起來還是很嚴肅，奶奶則看起來很開心，還對著他笑。

「奶奶——」一進門，他便禮貌喊著。「也爺——」

哼！他爺爺悶哼了一聲。「男孩子講話不要撒嬌。」

羅善地愣住，眨了眨眼，又看向奶奶。奶奶只是坐直身子，臉上的表情都消

失了。

「你以後是要接班的，哪能像個女娃娃！」爺爺又說。

「我不是女娃娃。我是男孩！」

「幸好我堅持要來教你，否則搞不好讓你媽教成一隻小綿羊。」

「我不是小綿羊。」

「很好！要當我們羅家的接班人，像個軟綿綿的女娃娃怎麼行！」

「也——爺爺，就說我不是小綿羊啊！」

「很好！你是長孫，是你那些弟弟們的大哥，以後也要接你爸爸的位置。乖乖聽爺爺的話，要變成弟弟們的榜樣，要好好學習當四維的接班人，不能愛撒嬌、軟軟弱弱。」

小善地似懂非懂，但覺得爺爺的話很有道理，於是點點頭。

羅善地的爺爺羅台生，早期是個大地主，因經濟起飛，坐擁價值高漲的市中心土地而成暴發戶，他野心強大，順勢搭乘國際貿易發展的列車，收購海運公司成立四維海運，後來更一舉進軍航空業成立四維航空。

他苦心栽培的獨子現在已近乎可以獨當一面，但他對媳婦不太滿意。

他的媳婦整天哭哭啼啼，他很擔心他的孫子們，在這樣的教養環境下，將來哪有人可以接班？

他的媳婦出身望族，當初雖然滿心奢望可以攀上關係，但從來沒抱任何希望，卻也料想不到這樁婚事居然成了，讓他們羅家一舉打進更內層的政商圈，為他的事業助益不小。

也因為不太想跟親家打壞關係，他才會花費許多功夫，多次詢問，表示要「幫忙照顧長孫」，終於將長孫的教養權搶了過來。

他媳婦選的私立學校很好，但金孫的功課只有中上，真不曉得媳婦是怎麼教孩子的。

「你乖乖聽爺爺的，好好讀書，好好學接班，做得好的話，爺爺會獎勵你。」他伸出手，金孫果然乖乖來牽，很好。

「那可以買樂高嗎？」羅善地發現他把積木留在家裡了，忘記帶來。

哼！「買什麼玩具！你好好聽話，爺爺買小馬給你。」

「小、小——馬？真的嗎？！」

「爺爺當然說話算話，做大事擔重責的人，要看大的東西，視野要大！」

為了金孫的接班教育，羅台生特別找了一個留洋的 MBA 當羅善地的課輔教

師，更安排了一個伴讀給他。

「善地，這位是于斐然，是我故人的孫子，也會住在這裡，陪你一起讀書，你不可以輸給他。」

羅善地學什麼，于斐然也跟著課輔老師學什麼，一樣的教學，于斐然每一項都很快就學會、很快交作業，甚至常常都一百分。

羅善地覺得倍感挫折，常常肚子餓得呱呱叫，但仍留在讀書間繼續寫習題。

爺爺說，如果沒考一百分，或是成績低於于斐然，那就要練習到追上于斐然為止，達到目標才能吃飯，而他從早餐後到現在都還沒吃，都已經是晚餐時間了。

他摔下筆，走到窗前，看著外面後院的一片黑，他寫得手很痠，頭腦脹脹的，心情不好。

後院廊下有個小男孩坐在矮凳上，就著微弱的燈光玩積木，他記得好像是廚師的兒子，常常看到小男孩在幫忙挑菜。

「羅小少爺，該回來寫題了。」課輔老師坐在一邊的沙發椅上晃著腿，翻著雜誌，連頭都沒抬，涼涼地說著。

「你很想趕快回家吧？」他問。

「我沒差喲，我算鐘點的，你寫越久我賺越多錢呢。」手指翻頁，還是連頭都不抬。

羅善地覺得這個課輔老師人前人後兩個樣，在爺爺和于斐然面前，都是兢兢業業的好老師，但只剩他一個人時，就會一副痞子樣。

「難道你肚子不餓嗎？」

「羅小少爺，你難道不知道，我餓個一餐，可以賺到好幾餐的錢，是非常划算的嗎？」老師仍在翻看雜誌，但晃著的腿停了，語氣裡有笑意。

羅善地想了想。「可是這樣不對啊。」

「怎麼不對？」

「如果我一直學不會，你就算賺再多的錢，也是跟我一樣餓肚子，你應該要更認真地想辦法把我教好，讓我們可以很快吃飯才對吧。」

「什麼意思啊？」老師掏掏耳朵。

「就、就——是，如果你可以想更多辦法把我教好、快一點教好，應該要可以賺更多錢才對。」

老師終於抬眼看他。「總算。小少爺要去跟你爺爺說嗎？請他改變考核我的

方式。」

小羅善地才八歲，哪聽得懂對方在說什麼，但想到爺爺嚴肅的臉，不說話時總像在生氣，眼睛瞪得比牛鈴大，心裡有股恐懼。

他看著老師滿頭白髮、蒼白的面容，思考了一下，又說：「老師你缺錢嗎？」

「錢自然是缺的。」

「那、那——你去吃飯吧，我自己寫習題，我會跟爺爺說是我自己的關係，不能讓老師陪著我餓肚子。」

白髮老師挑高了眉頭、點頭，吊兒郎當的站起。「那就如小少爺所願。」

老師離開後，小羅善地回座繼續練習，把超前於學校進度的數學公式努力死背，再寫了又寫，寫完滿滿兩張練習題時，他早就餓過頭了。

他離開讀書間，行經書房，聽到爺爺和白髮老師正在講話的聲音，他腳步一頓，便駐足不前，留在門邊。

「令孫資質不錯，但是有個問題。事實上是兩個。」白髮老師聲音一點都不痞了，頗為必恭必敬。

「是什麼？」爺爺的問句有點不悅。

「個性太過善良、且有點怯弱。」

「果然被教養成隻小綿羊了。」爺爺哼了一聲。「你就盯好他的課業，他的個性我自有辦法。」

小羅善地並不想當小綿羊，但開始怕起爺爺來。

他開始勤於學習，也慢慢改掉爺爺不喜歡撒嬌方式，但他常常會望著窗外的風景，看著矮牆上散步而過的貓咪，怔怔地仰望樹上的麻雀、天上翱翔的猛禽、抑或是俯看後院那個玩積木、幫忙挑菜的小男孩。

有顯著的進步之後，爺爺真的送給他一匹小馬，爺爺帶他到馬場，他開心地騎著馬，心裡想著，雖然爺爺很嚴肅，但也是很疼愛他的。

隨著他課業表現穩定且優異，除了越來越多的昂貴禮物，爺爺也會帶著奶奶和他一起參加餐宴。

他喜歡爺爺向其他大人們介紹他，爺爺口吻裡彷彿有很多驕傲，大人們都會稱讚他是俊小子、是人中龍鳳、未來一定大有可為。

爺爺本來嚴肅的臉，在餐宴上總是笑容可掬，對每個大人都談笑風生，又帶有一股強者的風範，讓他覺得十分羨慕。

如果能變得很重要，讓大家都很尊敬他，爺爺應該不會說他是小綿羊了。

第一次參加宴席時，看到滿滿都是大人，只有他一個小朋友，他心裡十分緊張，他很害怕萬一大人們講話、問他問題，他聽不懂的話，該怎麼辦？

「接班人就要有接班人的樣子！就算不會，也要裝得很會！」

那時爺爺牽著他的手，摸到他手心裡的汗，目光炯炯地盯著他，這樣說著。

「抬起胸膛來。」爺爺又叮囑他。

他順應地抬起胸膛，跟在一旁向大人們打招呼，發現如果有他聽不懂的問題，爺爺都會幫他回答，他想著，原來他只要好好當爺爺的乖孫就行，裝得像就會獲得很多讚美。

席間，他聽到爺爺低聲和臨座討論生意機會，爺爺跟那人說，想要賺錢，就要跟比你笨的人合作，反正傻瓜保有這麼多錢是不道德的。之後小善地看著爺爺跟那個被稱為傻瓜的人稱兄道弟地談笑，心裡有點不太舒服。

他藉口如廁向大人們欠身離開，看到奶奶站在一角，奶奶好像不太喜歡出席宴會，奶奶的衣服也不像媽媽的好看，顏色總是太過鮮豔，但奶奶還是很漂亮的。

他拉拉奶奶的手，發現奶奶手心也濕濕的，原來奶奶也會緊張啊。

「奶奶，妳今天很漂亮喲！」他由衷說著，對奶奶一笑。

奶奶終於露出笑容。這讓小善地覺得，稱讚真是一種好東西，很簡單的就可以讓人開心。

偶爾假日時，小善地會回到父母家，但他不想告訴父母，他花很多時間在課業與學習上，那應該會讓父母覺得他很笨，於是他總是炫耀著爺爺給他的小馬、或是帶他搭直昇機的那些新奇、特別的禮物。他心想，弟弟們一定很羨慕他，儘管弟弟們表現得興趣缺缺——因為二弟往往只吵著媽媽一起看卡通讀故事書、雙胞胎則常常只顧著一起打電動……他猜是因為弟弟們年紀還小，不懂那些禮物是很稀奇的。

有天晚上，他在讀書間預習，門開了，于斐然咬著蘋果走了進來，大刺刺地拉了把椅子到他身旁，轉過椅背跨坐著，瞥了他桌上的自習一眼。

「我就說嘛，怎麼小少爺都不用餓肚子了，原來是半夜還在看書。」邊說邊咬著，嚼嚼聲不絕於耳。

羅善地不自覺地直起了身子，看了對方一眼。

幾年來的相處，羅善地早知道于斐然和白髮老師很像，私底下都是另一副面貌，根本不是表面上那種乖巧的資優生，這讓他覺得每個人都在假裝。

在人前假裝成另一個人。

于斐然天資聰穎，總讓羅善地倍受壓力，這個伴讀彷彿是個難以跨越的標竿，而且總是以「羅善地是個笨蛋」的樣子瞧他。

「勤能補拙不也是一種方法嗎？」羅善地說，說完後低頭繼續看書。

噗哧笑聲爆出，一小塊蘋果渣落在他的書頁，羅善地惱怒的看了對方一眼。

「小少爺，你真是個笨蛋呢。」于斐然看到自己的傑作，伸指捻起那塊渣，放入口中吃掉。

羅善地差點想做出噁心的表情，但仍是忍住了。

「你爺爺，說我是故人之子，」于斐然又嗤笑了一聲。「其實是我阿公把那間海運賭光敗掉了——不用同情我，不是敗給你爺爺，總是會敗光的。」

想起爺爺的笨蛋不該有錢的論點，他想，愛賭也是一種愚笨。

他沒多說什麼，幾年來的練習，他發現有時候只要擺出正確的神色，就有一定的氣勢，別人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爺爺說，有時候不動聲色就是一種姿態。

於是他將目光擺回自習，看著那坨汗漬，忍住不抽動嘴角，盡快速讀翻頁。

嚼嚼、嚼嚼。噪音。

他是否應該要像爺爺一樣，擺出冷冷的嚴肅面孔？

他睨向對方。

于斐然繼續嚼食，把蘋果啃得露出果核。「你為什麼老護著劉聿明？」

「他很聰明。」他回，再次把視線放回應該早就預習完畢的段落。

劉聿明就是那個廚師的孩子，和羅善地與于斐然同年。

幾年前的某一天，白髮老師突然說要遊戲中學習，拿出大富翁似的道具，他看著幫忙送點心來的劉聿明，便提議，也讓他加入吧。老師聳聳肩沒有反對，他們三個男孩子便圍著方桌坐下。

老師站在桌子的一邊，拿出道具。自大紙盒內，一一取出玩家、骰子、紙鈔、建物、機會命運卡。

「這是大富翁，三位小紳士是玩家，我是中立的引導員，現在就開始吧。」

男孩子們猜拳，開始玩起再熟悉不過的遊戲，他發現大家都一樣喜歡買地，每個玩過遊戲的人都知道買地很重要。

當他走到自己擁有的空地時，老師問他要不要蓋建物呢？蓋房子、還是飯店、公園？

「當然要蓋飯店啊！」他們羅家就有飯店，爺爺說蓋飯店可以賺錢。

「那麼，羅小少爺，除了蓋飯店一千元的建物成本，還需要勞力，蓋建物要五個勞工，他們的薪資是台灣勞工每位一百元，外籍勞工每位三十元，請問你要選哪種勞工？」老師又問。

心算了一下、想了想。「外籍勞工。」

「喔對了，外籍勞工的管理需要請翻譯、還要另外安排宿舍，翻譯員要一百元，宿舍購置成本三百元。」

他那時差點想喊麻煩死了，但忍住氣，又心算了一下。「我要改用台灣勞工。」

「好的。請付錢。」老師微笑說著。

他遞出自己身前的幾張紙鈔，老師拿到手上後，仔細檢視，微微一笑，而後揚起五百元。「羅小少爺，不好意思，這張是假鈔。請付真鈔。」

聞言，他瞪眼，接過一看，又比對其他的，發現這張真的是彩色影印版本，背面沒有印刷。

「哪有這樣的！這是他剛才給我的過路費！假鈔是他給我的！」他指著劉聿明，忍不住抗議了起來，畢竟還是小孩子，孩子心性哪受得了這種詭詐。

老師看著低下頭的劉聿明，又看看兀自檢查紙鈔中的于斐然，只笑。「可是鈔票不計名唷，你收錢時沒有檢查就收下了，你願意收假鈔，不代表我願意啊。」

他噘著嘴，只好又拿出一張五百，同時也檢查了手邊的紙鈔，發現剩下的再也沒有假鈔。

換劉聿明擲骰，同樣走到自己的所有地。劉聿明等老師問出一樣的問題後，也是選擇蓋飯店，但在選擇勞工時，舉手，問：「老師，宿舍是只能用一次嗎？」

「好問題，宿舍可以重複使用。」老師回答。

「那我選外籍勞工。」

看著老師把貨櫃屋般的宿舍道具給了劉聿明，劉聿明先把貨櫃屋放在建地，換上蓋好的飯店後，又把貨櫃屋移至隔鄰所有地暫放，小善地眨了眨眼。

「你好聰明。」他不禁對這個穿著普通的小男孩說。

此遊戲的變化還包括土地建物抵押借款、利率等，把三個小男孩整得七葷八素，遊戲玩了兩個小時仍未分出勝負，於是老師喊暫停隔日再續。

「好玩嗎？」其他人退出房間後，老師問他。

「老師是故意做很多陷阱吧。」

「要注意太多訊息，對嗎？」

「嗯。」

「很煩吧？」老師又出現那種似笑非笑的表情。

「……」

「你希望像劉聿明、于斐然一樣聰明嗎？」

他想了想。「當然。」劉聿明甚至比于斐然聰明。

「或者，你希望有劉聿明和于斐然這麼聰明的人，都來幫忙你，為你處理這些陷阱和麻煩呢？」

他側頭，看著老師。老師沒什麼皺紋，卻有股滄桑，有時很像痞子，有時候又精明無比。

老師在他身前蹲下，與他平視。「羅小少爺，你知道你的名字是什麼意思嗎？」

咦？他微笑了起來。「我媽媽說，是心地善良，所以有我在的地方，就是和樂融融、善意十足的寶地。」

老師挑了挑眉。「那你父親怎麼說？」

「爸爸說是居善地，安心處於應處於的地位。」他把這段話背得很熟。

老師悶哼了一聲。「或許你有天會明白你名字的意思。」

羅善地想起老師講的話，他真的不太明白，一直都不明白。

而之後，老師引薦、他覆議，劉聿明也開始成為他的伴讀。

當時，爺爺曾問他意見，他說，劉聿明很聰明，可以讓他知曉更多競爭對手的等級與能耐、更努力學習。

「那小子不敢看我的眼睛，不是能做大事的人。」爺爺哼了一聲。「不過讓你開始練習看人、懂得使喚人也不錯。有些拉雜瑣碎的、不入流的事情，總要有人幫你打下手。」

不過劉聿明後來的表現，並沒有預期中的出色，在課業上仍是于斐然獨占鰲頭。

所以回應于斐然的問題，「你為什麼這麼護著劉聿明？」

他回答的是一套，但其實他知道，他希望有人也跟他一樣，只是平凡人，而劉聿明聰明又勤奮，但仍不及于斐然，讓他不至於覺得只有自己是笨蛋。

「小少爺真是個笨蛋呢。」于斐然聽了他的回答，又嗤笑一聲，順手把蘋果

核拋進垃圾桶，搓搓手，起身離開，連椅子都沒歸位。

而後，羅善地的兩個伴讀，一路陪他求學、就職，成為他的特助，幫他打理各項事務。

但一紙調任公文，原預定接班人發配邊疆，兩個特助卻被留任四維航空，含金湯匙出身的天之驕子霎時成為落水狗似的，不只遠離權力核心，連左右手都未忠心追隨，成為眾人所暗自嘲笑的對象。

閱讀空氣？

以為他不會？

從小就有個視他為笨蛋的伴讀于斐然在身邊，他怎可能看不出別人對他的看法？

更甚者，自從羅二進入四維，開始影響他的接班地位後，他收到的質疑眼光難道還有少？

他的父親，除了他們羅家四兄弟，外面還有四個女人，各自為父親生兒育女。而其中一個女人生的那個，羅二羅善淵，父親的第二個兒子，連他都不得不承認，是個比誰都有能力接班的狠角色。

也因為此，母親像是繼承了爺爺的遺志，接棒似地期許他接班，絕不許羅家落入外人生的孩子手裡，而他看著自己家裡的弟弟們，一個溫和善良不應該接班，一個灑脫不羈不想接班，而最聰明、心機最重的那個弟弟則處心積慮地低調生活避免接班。

他其實隱隱感覺父親早看透了他，但因為母親的想望，他延續爺爺還在世的習慣，努力扮演著接班人的角色，而他以為他早已習慣。

這幾年來，聽著羅二的手段、詳閱著羅二的提案，那是一種恐怖的領悟，有人遠遠比他更適合接班，只除了那個羅二是外面女人生的。

而隨著那恐怖的領悟，他隱約感覺到山雨欲來的換隊站邊態勢。

閱讀空氣？他怎麼可能不會？

他已經學了二十幾年！

那早已培養出的工作慣性，讓他懶了幾天後，自行開車到四維物流，隻身一人赴任。

忍受塞在車陣中的煩躁，他已經多久沒有自行開車上下班了？薪水也就算了，小事業體沒有額外配置特助和司機，他還真有點不習慣。

塞車途中，他回想著這幾年來的接班態勢與閱讀空氣，直至抵達四維物流。

依著牌子，停在專屬車位，他看著外觀陳舊的四層建築物，吁出一口氣後，才下車走進大樓。

櫃台有兩人邊吃早餐邊聊天，兩人都認出他，一個馬上直挺挺站好，一個馬上放下早餐，異口同聲。「總經理早安。」

果然是邊疆單位，櫃台是白髮阿嬤、警衛是老阿伯。

他微微一笑，正要轉往樓梯間，回首，看到那兩人原本盯著他這個方位、竊竊私語，見他轉頭來望，瞬間又立正站好。

他頓了一下，爬樓梯上四樓，外頭辦公區、會客區空無一人，他自行開門步進總經理辦公室。

這辦公室比他之前的小了一半不只，雖是整潔有餘，但陳設老舊、設備過時，他走至窗邊，毫無景觀可言，是卸貨區、貨車以及理貨的人。

他揉了揉眉頭。

「總經理！」有人喊了他。

他回頭，禮貌問候對方。「古秘書早。」

這個單位最大的特色就是，滿山滿谷養老待退的四維員工，大概有一半的辦公文員都比他資深年長。前任總經理剛退休，而古秘書年資已超過三十年。

「總經理要喝茶嗎？還是咖啡？」

他說茶。古秘書又說，角落那堆是總部送過來的、他的私人物品，是否需要幫他整理？

他看著那堆得像山一樣高的箱子，佔了辦公室一半空間，有泰半都是畫作和古董之類的，拆了放哪？想到這裡，他不禁笑出聲。

古秘書用奇怪的表情看著他，他揮揮手後，她走了幾步，又回頭狀似偷瞥他一眼。

他走向那堆物品，打算自較小的箱子拿取筆電之類的辦公用品，回想到這幾分鐘來的場景，喉間不禁一緊。

你知道空氣是可以閱讀嗎？

他低笑，而後又無法克制地笑出聲來。

原來他以為自己讀得懂空氣，卻不知道他四周的空氣彷彿已被濾淨，就算是被羅二比了下去的時候，他仍是正牌四維接班人，儘管周遭或許有質疑，也僅是表面淺淺騷動的暗湧，檯面上仍是對他畢恭畢敬、禮遇有加，哪像今天這般明目張膽地竊竊私語與毫不遮掩的偷瞥？

原來啊……

他輕嘆一口氣，將箱內的個人辦公用品一一定位，筆電、名片座、精品紙鎮、拆信刀，而後瞪著最下方那個倒數計時器。

他拿起倒數計時器，將它置於桌面正中央。

當初他一看到這個倒數計時器，差點罵髒話，只想摔到一邊，因為他沒想到

楷英居然當真到這樣的地步。

倒數計時器上面的數字停留在 364，也就是弟弟善能拿來給他的那一天。

「這是大嫂送你的。」

那時，善能一副順路的樣子，跟他打招呼寒暄後，從小紙盒裡拿出這個機械裝置。

長方形的黃銅翻頁裝置，正面有三個各自獨立的數字，上端有三個按鈕。

「雖然我不知道大嫂為什麼要我做這個送你，但我猜這是個生日或紀念日提醒器？瞧，是倒數用的。」

善能咧嘴笑著，還白爛地示範翻頁功能。最左邊的數字只有 1、2、3 可選，中間和最右邊的兩位數則是 0 至 9 切換。

他當然知道這是什麼。

如果你能一年沒碰其他女人，你再來碰我。

他那時以為她只是隨口說說，但沒幾天，善能就送這個給他。

他那時甚為惱火，是以頁面一直停留在 364。

但現在他困在這裡，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於是在這個他被罷黜的第五天，他想了想，按了最右邊，翻頁，五次。

他打開筆電，古秘書正好奉茶進來。

「總經理想要召集會議，或者看什麼文件嗎？」

他愣了一下，想了想。「請妳先給我近一年的會議紀錄還有財務報表，謝謝。」

先前他有兩個特助，這種事他根本不需交代，劉聿明和于斐然自然會準備妥當。劉聿明負責內控和部門內的人事，于斐然主對外包括政商關係的交涉，相關的細微末節，他很少需要自己動手。

他低嘲了一下。

他那兩位特助，都已在四維打滾十年，劉聿明勤奮穩重、于斐然機伶果決，都是經驗豐富的菁英，沒理由讓兩個人才一起來這個邊疆單位大材小用，他也沒想要開口讓他們來。

他掏出手機，打開 APP，看著聊天頁面，除了幾個富二代、政壇新人的假意問候訊息，他的前任特助們沒有任何消息；羅家群組沒有新動態，連往常很愛拉低賽的雙胞胎弟弟們也都安靜異常，訊息只停留在羅芮學走路的影片那則。

他的父親、母親，悄然。

猛禽女孩，悄然。

他點開猛禽女孩的訊息頁，看到那個出差當天的影片檔預覽，苦笑了一下，按下播放。

呱呱就碗吃著木瓜，吃完後舔洗腳趾，不一會又歪著頭。「楷英寶貝！」

「做什麼？」妻子聲音傳來，只聞聲不見影。

「羅大大！羅大大！」呱呱喊著。

「羅大大出差了。」

呱呱做出嘎嘎聲，又歪著頭。「呱呱乖。」

「呱呱很乖！呱呱要唱歌嗎？」

呱呱晃著腦，又嘎嘎叫了幾聲，而後畫面拍著呱呱飛進籠子裡大便，妻子笑聲傳來。

影片結束。

他的生活彷彿自那天起，就與原有的世界脫離，原本熟悉的人事已全非。

他關閉 APP，瞪著手機主頁，跟著按下通話快捷鍵 9。

彷彿是嘲笑他，大頭貼那個看著書的猛禽女孩，任由鈴聲無止盡呼喚，卻始終不予回應。

他按下掛斷鍵，抬頭伸手接過古秘書送來的幾個文件夾，道聲謝，開始閱讀，以理解四維集團下、這個最小的事業單位的營運現況。

不過才大半天，他拋開文件，低笑一陣。

事業體小、資本額不高、營業額相對低、運作單純，此單位目前的營運僅與自家企業相關，甚至尚未與第三方合作物流事宜，對比四維航空，這個事業體的經營難度，是幼幼班等級。

瞬間，他覺得人生無重心可言，他看著這個小辦公室，環視一陣，甚覺無趣，闔上筆電，站起身，抓起西裝外套，走出這小小的空間。

對上古秘書疑惑的視線，他在對方詢問前，請對方明早召集主管會議，便早退離開。

他隨興駕車，鄰近用餐時間，想到自己因為不想被目光探究女主人的下落，打發了家事員張嫂，請對方暫休有薪假，便巡弋兩側林立的商家，打算外帶中餐回家，但找了半天，幾個可考慮的餐廳外面卻尋無停車位，嫌麻煩，他打消了覓食的念頭。

他回到家，一片空蕩蕩，再也沒有聒噪的鳥，也沒有秀麗的妻子。

他看著乾乾淨淨的鳥籠，沒有鳥糞、家具上沒有羽粉，就跟妻子的離開一樣，只剩呱呱的玩具、站架靜靜立在那邊，讓他睹物思鳥。

這樣決然的什麼都不帶，留他在這樣充滿妻子和呱呱的地方，彷彿是妻子的懲罰，讓他被囚禁在充滿回憶的牢籠。

他呆立片刻，想到了什麼，走進書房。

妻子是個書呆，嗜讀成癮，書房內兩面牆上，妻子的書佔滿一面不只，他看著牆面的書，排得滿滿的，但大多數的書都看不出書名，書封都被一堆奇怪的圖案覆蓋。

「喔，網格小姐？」

某日，他下班後看到妻子坐在沙發，落地燈照著她，她身上有溫暖氣息，而那英文書名他根本無法猜測內容可能會是什麼。

妻子側著頰接受他的親吻，闔上書，一邊說：「我只是想讓我看起來很聰明，其實根本不知道它在寫什麼。」

他點點頭，低笑。「既然妳要假裝，為什麼有些書要包書套？」

他指著書櫃上那些被覆上紙書套的書，每回妻子閱讀的書封都讓他一目了然，那些紙書套的功能顯然多此一舉。

妻子慧黠一笑，勾指做出雙引號。「嗨！猛禽女孩！記得嗎？我才不想再被登徒子搭訕。」

他知道妻子下午偶爾會去咖啡店看書，原來如此，妻子的回答他莫名有股滿意，也難怪要他帶各國報紙給她。

「喔，當然還有些閒書，愛情小說之類的。我不想讓人覺得我很傻氣。」妻子補充。

而現在，他走往那些閒書，半個書櫃都是從外觀無法得知內容的書，他隨手抽出一本，翻開內頁。

備孕全書——，他任由書自手中滑落。

再抽一本，孕婦瑜珈。跟著是國寶女中醫助孕法、好孕體質這樣調、養好子宮、好孕教室……他每翻一本便丟一本，數十本之後，他看到書的內容是離開花心渣男，瞬間手指彷彿被電到。

他腦海浮現楷英流產後，爺爺來探望時那聲「再接再厲」的語氣，那隱含期待竟然落空而有所不滿的嚴厲眼神，他想起好長一段時間，奶奶三天兩頭便帶中藥補品來訪，楷英那擰眉與無助。

他大步走到廚房，翻找出大袋子，拆開每本包書套的書，任何關於懷孕和兩

性關係的，通通扔掉，裝出兩大袋的書。

他問了管理室，便將那兩大袋的書拖往地下一樓的資源回收處。

走回書房，他看著空空的那半面書櫃，頓時有股前所未有的失落與愧疚。

從未做過家事的他，到廚房取條抹布打濕，回到書房擦起書櫃，仔細擦拭邊角與書間縫隙產生的些許灰塵。

他想，他需要買圖鑑百科，排滿整個書櫃。

楷英最喜歡看圖文並茂的圖鑑，特別是鳥類的圖鑑，她看圖鑑時總會特別專注，臉上總是帶著新奇、有趣的微笑。

擦拭，並順手分門別類地挪移楷英的書之際，他看到最底層最角落那個似是拿來當書擋的鳥狀模型。

他遲疑了一下，拿起三十幾公分高的灰鸚鵡模型，小心地擦拭。

遙遠的記憶裡，歡愛過後，他沐浴完，看到楷英穿著連衣裙縮在房間角落坐著，拿著銼刀，低頭磨著東西。

「這是什麼？」

他指著整齊排列在大長桌那些灰色的、黑色、紅色、裸色的塑膠零件，還有大大小小齒輪、螺絲、一個小喇叭、一塊電路板、電池，一旁還有不同尺寸的螺絲起子。

「我的畢業作品啊。」楷英自忙碌中抬起頭，一手還拿著正在磨邊的小零件。

「妳的畢業作？我都不知道妳學什麼的。」他拾起彷彿羽毛的淡灰色塑膠片，手感稍顯粗糙，但色彩上得頗擬真。

「沒禮貌耶！羅大大！」楷英只是微微笑著，隨手撿起一片廢棄的塑料邊丟他。

他笑著順手接過兇器，玩性大起，也反手丟她，她閃身避過，哼了一聲，又拿手邊那塊正在磨邊的大零件拋向他。

「謀殺啊！」他大笑，撈起那零件，又甩回給她。

一瞥眼，又見到桌上有張手繪的組裝圖，他不自覺細看了起來，而後怔怔地盯著那詳細的步驟。

「這是組裝玩具？」他低喃，沒有發現自己真的問出口。

「對啊。」楷英笑著望了他一眼。

「我可以組嗎？」他回望，低聲問。

「當然啊，不過我可要計時唷。」楷英打趣說著。「我預設八到十二歲的小朋友要花四小時來組裝，你超過的話，我會笑你哦！」

他笑了一下，很快拉開椅子坐下，扭亮桌燈，仔細查看每個零件，天馬行空地想像它們的作用，而後專注閱讀楷英的手繪，根據說明開始動手組裝。

他小心翼翼地遵循指引操作，哪一個零件要先放置，哪一個螺絲要鎖到緊避免凸出，哪個卡榫、齒輪要完整定位，組裝到某些段落時，原本覺得奇怪的安裝指引，逐漸出現令人讚嘆的嵌合效果，查看半成品之際，他內心充斥愉悅的滿足與信心，又繼續跟著步驟圖組裝。

終於，零件全部消失，化成一隻灰鸚鵡的模型站立在桌上時，天色已大白，他這才覺得脖子很痠，轉動僵硬的頸脖時，發現楷英正凝視著他。

「按一下牠下顎的那個鈕。」楷英輕聲說。

他按下。

「Hello. I'm Guāguā! How are you doing?」

「Hello. I'm Guāguā! How are you doing?」

「Hello. I'm Guāguā! How are you doing?」

假灰鸚鵡重複聒噪著，聽起來像是楷英自己錄製，還故意模仿鳥那帶有呱呱音含糊腔。

「嫌吵的話，再按一下。」楷英微笑。

他又按了一下，鳥瞬間沉默。

「我本來的構想是那種可以自行收音錄製的功能，有那種鸚鵡學舌的效果，但有點困難，內部空間不夠。」楷英攤手，笑著說。

他笑了起來，又輕輕摸著鳥模型。

「嗯哼，」楷英清清嗓。「你再輕拉牠的尾羽。」

他頓了一下，輕拉那紅色羽毛，鳥立刻扇動羽翼，腳趾踩著內八步伐緩緩移動了起來。

他驚奇地看著鳥慢慢走著，看看楷英，又看看鳥，在鳥將走到桌緣時，很快拿起鳥放回書桌正中央。

「要讓牠飛太困難了。」楷英自嘲的聲音傳來，他看向楷英，發現她調侃的笑容。

「楷英寶貝！」他不禁呼喊出聲。「妳真是個聰明的猛禽女孩！」

「聰明小姐正是在下我！」楷英得意的笑著。

他看看徹夜組好的模型玩具，又看到猛禽女孩那慧黠的笑顏，他感到滿滿的快樂，他衝到她身邊，抱起她，轉圈圈，讓兩人雙雙跌在床上。

「嘿！」她在他要落下吻時阻止他。「沒刷牙！」

「沒關係，」他低笑著親著她的唇。「妳也是。」

她的笑聲在他的熱吻間溢出，她回應他的熱情，兩人互相生吞活剝對方，劇烈晃動的床板仿若愛的見證，汗溼的床單是激烈歡愛的紀念品。

「我決定跟妳買專利，把這隻鸚鵡拿來當四維航空的里程酬賓禮品。」事後，他摟著她，這樣說著。

「一萬美金。」她伸出手。

他不禁低聲笑了起來，握住那隻手。

往事歷歷在目，讓他胸腔盈滿失落，想到什麼，他在書桌、客廳、廚房翻找，找出電池，又回到書房，拉出鳥模型腹腔內藏的電池座。

換上新電池，按下下顎那個鈕。

「Hello. I'm Guāguā! How are you doing?」

「Hello. I'm Guāguā! How are you doing?」

聽著聒噪的重複語句，他用手矇住臉。

他好想念呱呱。

他好想念慧黠的楷英。

覺悟襲來，他才發現，異鄉求學、和楷英相戀的那兩年，是他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他看著手邊的鸚鵡玩具，又按了一次鈕。

坐在書房地毯上的他，看著鸚鵡，拉了拉紅尾巴，沉默地看著鸚鵡緩緩在偌大的書房逛走著。

.....

伏融不太缺錢，主要的原因是父親留給他這間老房，在寸土寸金的年代，讓他可以過著雖不至於大富大貴、但至少不愁吃穿的生活。

打從青春期起，他就有嚴重的失眠問題，求學時代尚可勉強度過，經過痛苦而短暫的兵役後，求職讓他恐慌。

試過幾個工作，但他沒辦法在長期失眠的狀態下維持專注，每每不了了之後

乾脆放棄，一個起心動念，他貸款整修老房開起這間花草茶店，兼賣手工餅乾和咖啡。

早期的生意很差，差到他考慮賣掉這間店——這間老房，再靠著賣房的錢，開始過二十六歲就退休的生活，反正他物慾一向很低，不看電視、不看報紙、不迷網路，甚至不用手機。

然後，她開門走了進來。

他還沒有問人數、還沒來得及領位，她就自己挑選靠窗的單人座，放下手邊的書，脫下外套，自行就座。

他看著桌上那本書，看不出那是什麼書，那書皮是他看不懂的文字，他覺得看起來像阿拉伯文，紙張似乎是彩色報紙，搭配那樣的版面配置，他幾乎可以確認那是外文報紙做的自製紙書套。

「妳好，請問要點些什麼？」他等著她看菜單，在她幾乎要抬頭時間。

「究竟輕鬆茶。」她帶著一抹笑，又似想起什麼。「不過，究竟那裡面有些什麼？」

「究竟輕鬆茶是檸檬草、甘草根、薄荷、迷迭香、馬鞭草以及茴香混搭而成的花草茶。」他回答她。

她回他一個笑。「謝謝。那就究竟輕鬆茶。」

她有股恬靜的秀雅氣息，笑起來眼裡帶有慧黠，她不是那種萬眾矚目的焦點，但她會吸引人靠近她，看到她的笑之後，會讓人更想待在她的身邊而離不開她。

那樣的長相。

她將菜單還給他時，他看到她左手無名指上那只雅緻的戒指。

她是常客。一週來好幾天。每次都是下午茶時間走進來，帶著一本書，坐在那個位置——那個後來他只留給她的位置——然後點一壺茶，看書、看窗外的冬青樹。

他從來不知道她在看什麼書。

書本尺寸有時大有時小，有時厚得像磚，有時薄如家電說明書，不論內容是什麼，書名他永遠不得而知，因為那外皮的紙材從阿拉伯文報紙到星巴克牛皮紙袋，甚或是專櫃的型錄抑或是福袋包裝紙都出現過，有次看到那自製書套是個大大的紅色福字，他不禁想著她是廢物利用的環保人士，還是極端注重閱讀隱私的害羞愛書人。

她有時看書看得專注萬分，偶爾會噙著笑，但後期常常失神地看向窗外。

咳。「妳好。這是本店招待。」有一次，他送上一盤綜合手工餅乾。

她回過神，很快掛上笑。「謝謝。」

「謝謝妳常來。」這是他少見的多話。

她欲言又止，但很快又微微一笑。「我喜歡你們的音樂。」

他向她欠身之後退開，沒有告訴她，他放的不能算是音樂，他放的是所謂的白噪音。

那些流水潺潺、蟲鳴鳥叫、林葉颯颯、落雨撲打、蕭蕭風切的聲音，是在一個 Youtube 頻道下載而來的，是對付自己失眠大敵的利器，而他開店之後，發現這令他放鬆的音樂也適合用在店內。

他雖然不是商學背景，但經由觀察與學習，發現店家的餐點與音樂，會影響店家風格與走向，甚或吸引不同的客源。吃到飽餐廳播放流行樂講究翻桌率，但客人搶菜與匆忙用餐，風格總趨向吵雜。

而他的店，步調這麼慢，儘管後期來了不少圖鮮的客人，但來客幾乎都是慢慢的、只享受悠閒步調的種類，而他覺得這樣很剛好。

就這樣過了六年。

他習慣簡單的風格，也習慣窗邊那角單人座上有她的風景。

有一天，他看著她坐在那裡靜靜地翻書，偶爾啜飲一口茶，時或側頭聆聽流水聲，他覺得她是這間店裡最美的風景。

那天，她來應徵，她遞給他一張簡式履歷表，他知道了她的名字。

她用左手寫履歷、填班、遞送紙張給他時，他接過，看著她的手，手上沒有婚戒，指上有一圈白。

他看著她填的資料，漂亮的字書寫著姓名、手機號碼和地址，年齡三十二，落在獅子座的生日日期，學歷是國外大學工業設計系畢，工作經驗無，婚姻狀態未勾選。

不需要是福爾摩斯，他也猜得到她發生了什麼事。

而現在，他看著她翻閱著筆記。

這間店步調緩慢，他只要一個幫手，而現在她是那個幫手，她正在看著花茶特色的筆記。

「今天提早休息，到餐廳用餐吧。」他打擾她的專注，跟著又補充。「今天開始供應中餐。」

她抬頭，看了看牆上的鐘，掛上微笑。「哦，好的，謝謝。」

他留在店內注意客人動態，一邊分神注意著她走入餐廳、脫下圍裙，洗了手，而後落坐慢慢吃著，臉上有口腹被滿足的神情。

稍後，她沖洗餐盤、簡單漱口，穿回圍裙，走到他身邊。「謝謝伏先生，牛腩飯很美味。」

「不客氣。」他正一邊沖泡康福茶。

「伏先生不考慮兼賣簡餐嗎？」

他想了一下。「假若賣簡餐的收益為 A，召來老鼠和蟑螂的機率為 B，加上我要花時間備料燉煮的心神為 C，那麼我想，A 似乎小於 B 加 C。」

他看到她張著嘴愣愣地盯著他，他突然不自在起來，他猜自己一定像極了宅男或書呆。

驀地，她低下頭，嘴角出現一抹笑。

而後，他看著她端著沖好的茶送上客桌，看著她欠身對離開中的客人道再見，他發現整間店都變成美麗的風景。

突然，如詩如畫的風景刮起一道風，他眼角瞥見她怔愣了一下，而後拾起無聲的手機，看著手機螢幕好一陣子後，按下接聽。

她面容開始滲入一絲愁，只應答了幾句便掛斷電話。

除非長久守候，否則你永遠無法得知風景會有的全貌。

.....

火車轟隆轟隆帶她和呱呱南下，回家幫爸爸慶生。

她一邊安撫手提籠內的呱呱，仍想著要不要告訴雙親自己的婚姻現況。

她的父母不太看電視、也幾乎不看報紙，只主動搜尋他們要查找的資料與訊息，其他一切雜音多半棄絕。

她絞著手，想起八年前羅家來提親那一天——

他、他的父母，以及爺爺一行四人都到場，陣容之大，給陳家很大的壓力。

她爸媽和羅家長輩談完之後，把客人留在客廳，把她叫進去書房。

「楷英。」父親先開口。

父母兩人並肩坐在沙發上，正對著她。

她的父母對她的溝通都是一同出席，他們的默契之好，讓她曾經以為天下的夫妻都是這樣的，這樣相知相愛。

「楷英，妳知道，像羅家這樣的家庭來提親，我們很難拒絕。」父親先說。

「更何況妳懷孕了。」母親補充。

「但，無論妳想不想嫁、想不想生，我們都尊重妳、支持妳。」父親又說。

她眨眨眼。

噢！如果羅大大只是個長得帥的普通書呆該有多好。

「我想嫁他。」她對父母說。

父母對看彼此，她似乎在他們臉上看到了些許無奈。

「那個……」猶豫這種神情難得爬上母親的臉。「羅家有錢歸有錢，但羅善地他母親娘家卻是好幾代傳承的豪門，嫁給豪門會很辛苦。」

她咬咬唇。

羅大大的母親看起來就是個有控制狂傾向的憂鬱症患者，而羅大大的爺爺像是把她看成可以當生育機器的拜金女。

「我知道。」她點點頭。

父母各自嘆了一口氣。

「好吧。」母親說。

父親推了推眼鏡。「那我們唯一的條件是呱呱要陪著妳出嫁。」

她愣了一下，她不可能反對呱呱陪著她，但呱呱是父母婚後的第一個孩子——雖然牠是隻鳥——他們對呱呱的寶貝程度不輸對待親生女兒，而他們居然捨得跟呱呱分開。

「呱呱是妳哥哥，如果羅家或羅善地對妳不好，呱呱一定會告訴我們。」

呱呱什麼話都會學，什麼聲音都會模仿，哪有用鸚鵡來監視親家的啦？！她不禁淚中帶笑。

噢！她伸手抹去眼淚。她真的好愛她的書呆父母。

「外表可以騙人，出門在外可以彬彬有禮，但在家裡面，什麼事情都藏不住。」母親補充。

「爸！媽！」她撲過去同時抱住雙親，撞歪了父母的眼鏡，但父母只是抱緊她，沒理會眼鏡。

她覺得如果可以選擇，應該要讓羅大大入贅來他們陳家才對，他們家這麼好。

他們陳家這麼的好。

他們陳家比較好。

她現在仍是如此覺得。

蜜月之後幾天，羅大大帶著她和呱呱回娘家，歸去前，父母打發女婿去買鹽順便帶呱呱散步，他們一家三口則在廚房，父親清洗餐盤，她幫忙擦拭，母親在一旁喝著茶。

「楷英寶貝！」母親學著呱呱的口吻說著。「嗯？」

「我個人認為，」父親接口。「楷英不會叫自己做『楷英寶貝』。」

「知道楷英婚後沒有用噁心第三人稱稱呼自己的習慣，這感覺真好。」母親又說。

「不過我倒認為，這『羅大大』三個字，」父親也學呱呱的語氣。「象徵楷英寶貝病態的撒嬌性格。」

他們又當她不存在了。

她泛著淚，用頭抵住父親的肩膀。

結了婚、嫁了人，有些心事只能藏在心中，有些委屈不說別人也不知道，但她的父母總是會知道。

「沒關係，孩子的事順其自然就好。」父親拍拍她的背。「妳媽媽在有了第五條魚尾紋時，楷英寶貝才奇蹟似地來報到呢。」

「我還以為長在我臉上的是薛丁格的魚尾紋呢。」母親涼涼地說著。

於是她笑了出來，而後卻又唏哩嘩啦地哭了起來。

「不過嘛，」母親又說。「既然呱呱老是嚷著『親一下、啵！啵！』，那羅家小子應該也沒錯待妳。」

沒有嗎？

她想著母親的話，口袋裡的手機震動，她取出，看著來電者是羅大大三個字，大頭貼是他和呱呱的合照，她只是盯著電話，任其無聲呼喚著。

臨座男子吃完鐵路便當，擦了嘴，從背包拿出雜誌翻看，雜誌封面朝向她，她斜睨一眼，而後瞪著標題當中的「直擊！羅家少東車震？」那行，又別開頭看向窗外。

窗外的風景是一片田野，她隱隱約約可看到自己的倒影，看到自己不快樂的臉。

她其實只是不想再坐著囚禁自己的牢，卻不知道未來人生該怎麼走，只想逃脫，逃脫後卻不知道該往何方。

婚姻生活若如她這般長年只依附在男人身上，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求子，當這

兩項都落空，她宛如假釋犯與社會脫節。

手機預設無聲，自是預設沉默的回應。她轉回頭看著手機已變成未接來電提示，她看著清單中那來電次數，離開羅家以後，這是他打來的第一通。

猛地想起他早期的枕邊細語。楷英寶貝！他在她耳邊輕輕喚著。在歡愛間。在恍惚中。他總是低喃著。我愛妳。真的。

離開真的很難。因為為難自己的人，是那個總會想起過去某些時分的自己。

所以她抵達家門時不小心帶著淚痕了。

呱呱飛向雙親時，開心叫嚷著「呱呱今天乖」，母親問：「羅大大呢？」鸚鵡回：「羅大大！再見！再見！」

她的淚痕、她的戒痕，她的父母總是第一時間看到重點，所以父母嘆息似地望著她，而後母親張開雙臂等著她。

她抱著母親又哭了起來，只想著，假若繼續若無其事自欺欺人，她的人生就算不快樂，但會不會比較簡單？

嫉妒和厭恨這樣的情緒，如果可以量化，那度量詞應該是以時間來計算，自開始之初，那刻印在腦海裡的記憶，經由不斷重複播放，成為每分每日每月每年，心靈中黑暗的怪物，無時不刻正增強，始終不消散，成為一種必要的存在。

他很討厭羅家人。

不論是羅台生在飯桌上那永遠挑剔的嘴、視他人為依附存在的傲然神色，抑或是其自家宴席裡那逢迎巴結高官的諂媚笑臉。

父親是廚師，因單親照養，總把他帶在身邊，他的童年都在羅家後院度過。

微弱燈光的廊道下是他的一方天地，有時幫忙挑菜、有時玩玩積木，羅家人的存在，是他只能從窗外一隅偷望的高大上，名畫古董、政商名流、珠寶華裳，那是他不屬於的世界，在院外的一角，他只是卑微的存在，進出只能走後門，動作聲響不得驚擾大屋裡的世界，不僅卑微，也彷彿隱形。

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父親的惶恐，是羅家第三代來拜訪。

羅家一個小男孩，因為對餐飲毫無食慾，食不下嚥，甚至吐了出來，而引發騷動，羅台生詢問的語氣裡，那隱含廚師用了不潔的食材或帶菌的器皿，讓父親恐慌而極力發誓澄清。

而後每隨羅家第三代來訪，父親總會陷入巨大的擔憂漩渦，食材更加精挑細選、砧板甚至換新、餐具紫外線消毒、料理時注意衛生，但羅家小男孩總是對父親的料理萬分退卻，勉為其難吃著，卻是好半天才嚼了那麼幾口。

羅家的尊貴孩子啊。

他父親努力出來的珍饈，他一口都不可得，尊貴的羅家孩子卻視如敝屣。

雖然不是每個羅家人都討厭父親的料理，但每當那個羅家男孩食不下嚥時，被隱隱歸咎的仍是身為廚師的父親。

富豪名門挑剔的味蕾，對只有料理專業的父親而言，是巨大的壓力與折磨。

是以每次羅家第三代一家子來大屋時，他就感到一股不安的厭恨。

那年，當羅家第三代長孫羅善地開始到大屋長住時，他的厭恨有了專門針對的對象。挑食的不是這個男孩，但都一樣的，反正都是羅家尊貴的孩子。

第一次得知尊貴的男孩因為課業達不到標準而只能餓肚子時，他心裡興起一股莫名的快意。

看到這樣尊貴的孩子也會過得不開心，他感到一股「你也有今天」的滿足愉悅。

那樣的黑暗情緒，如植物的徒長般，讓他的厭恨有了宣洩的出口。

羅善地這個羅家第三代小少爺，是個心軟的笨蛋，他看著他一路成長、漸漸有著羅台生培養出來那種虛偽社交行為，果然是富豪名門後代，成長到一定年紀，看得都是商機，談笑都為利益。

父親是老實人，輕易忘卻自己曾被不分青紅皂白歸咎的挫折，總嘮叨他要感念羅台生對他的栽培，人為何要如此低下卑微？

人心如黑洞，永不饜足，他得到的越多，越覺得這是憑著自己才智而來，而羅台生給出的不過是其九牛一毛，卻認為可以恣意差遣他、安排他的人生？

沒什麼能比看羅台生的金孫偶爾跌一跤、不開心更讓他快意了。

事情起於多年前，早年鄰居變成八卦記者，搭上線跟他要羅家內幕，他跟在羅家餐宴裡，看著羅家幾個高聲談笑的尊貴孩子們，拍了照片。

上了八卦卻又很快被下架，小小的風波、小小的傷害，不過，偶爾讓這種尊貴的豪門大戶娛樂大眾不是很不錯嗎？

錄取幾個想攀上豪門的漂亮秘書、安排幾個想走紅的網紅小模到社交宴，再容易不過了，誰叫接班人自己這麼容易被撩撥呢。

他做的只不過是小小的惡作劇，既試探人性，又可以餵養他的黑暗快意。

瞧！這次就算政商關係再好，也蓋不了壓不下了吧？

他本應該有著更大的快意，反而悵然若失，似乎二十幾年來都靠著這種情緒過活，而現在那位羅少終於被發配邊疆，證明羅台生的金孫接班人終歸一場空，他卻頓然失去了目標。

門鈴響起，他陷在糾結的回憶與情緒中，無意識便開了門，一雙大掌用力把門推開，那人就這樣大刺刺晃了進來，差點把他撞開。

來人是于斐然，羅善地的另一個伴讀、特助，和他一樣，是一路陪伴羅善地的人。

于斐然有張過分漂亮的臉，彬彬有禮時堪稱萬人迷，但必要時，擺出痞子似的姿態，斜眼一挑，十足十讓人覺得邪氣。

進門後的于斐然身子微駝，雙手插在褲袋裡，腳站三七步，環視著他的住所。

他一直很怕于斐然，覺得對方邪氣的眼有時一挑，就彷彿探究出了什麼，是以他在于斐然面前，總盡可能低調。

嗤笑一聲後，于斐然開口：「就一個廚師的兒子，總歸來說，你現在混得算不錯吶。」

「有什麼事嗎？」他仍站在門口，靠著牆，維持一段安全的距離。

于斐然轉身看著他，還歪起頭。「你知不知道我討厭你？」

他吞了一口唾沫，不想予以回應。

「我本來想在你面前列個清單，甚至好好排序的，」于斐然嘖了一聲。「但想了想，還是別浪費時間。」

「有什麼事嗎？」他問第二次。

二十幾年來，他們維持表面上的和平，羅善地也總讓他們處理不同的事務，他對內為主，于斐然負責對外，除非刻意交集，要避免衝突不難。

于斐然哼笑了一聲，如兔起鶻落，瞬間已到 he 身前，一掌按在他胸膛，一手掐住他頸脖。

他霎時呼吸不順了起來。

「誰都不能傷害小少爺，就連小少爺自己我都不許。」于斐然語氣輕輕的。「你以為我都不知道你在搞什麼鬼？一開始我沒證據，後來要不是顧念小少爺會心軟而沒揭露你——嘖嘖，現在又搞出這件事，你以為除了我，羅家不會查？」

他沒回答，也無法回答，呼吸困難、滿面通紅。

「你求的是什麼？」于斐然又問。

他仍保持沉默，亦只能保持沉默。

「當年還使技倆讓你一人跟去美國——」于斐然繼續說著，臉上出現憤恨。「你到底是因為怎樣？羨慕？嫉妒？恨？」

他開始掙扎，雙手猛力想推開對方，但于斐然彷彿有蠻力，雙臂力大無窮，緊箍著他，少了順暢的呼吸，他能施展的力道有限。

于斐然邪氣冷然的目光在他臉上巡弋著，哼笑。「可悲、自卑而嫉妒是吧？聰明浪費在嫉妒，相較之下，笨蛋小少爺簡直是聰明的天使。」

于斐然突然鬆開的雙手讓他一下子癱靠在牆上，雙腳幾乎快站不住，只能猛喘氣。

于斐然踱開幾步又踏回，定在他身前，臉上沒有笑容，只用令人恐懼的邪氣，對他輕聲細語著：「憑羅家給你的學經歷，你在外面可以混得好好的，明天就遞辭職單，就讓小少爺以為樹倒猢猻散，以為你勢利總比知道你是個混帳東西好。」

他沒說話。

「別傻了。」于斐然輕拍他的臉，一、二、三次。「你不乖乖聽話的話，檯面上有羅家會對付你，至於檯面下嘛，你應該曉得必要時我可以多麼不入流。」說完，看了看自己的手，彷彿嫌棄什麼拍了拍，像拍掉什麼髒東西後，雙手插回

口袋，走了。

他滑落牆，癱坐在地，只能繼續平緩呼吸。

.....

于斐然第一次看到羅善地的時候，這個羅家的小少爺才八歲，長得俊秀，笑容可愛溫馴得像小綿羊。

那年他僅存的阿公過世，羅台生在喪禮上看到他，似是對他早期被過度渲染的聰明印象深刻，應該也曾找人調查過他的在校成績，而後美其名照顧他、讓他當羅小少爺的伴讀，其實是把把當標竿，給羅小少爺壓力，另一個原因，他認為是玫瑰之於葡萄酒。

玫瑰美則美矣，但葡萄園的葡萄酒才是昂貴的。為了培育健康葡萄，一旁一起種植的嬌貴玫瑰是用來探知種植環境是否良窳的存在，同時玫瑰有刺，亦可防止葡萄受到侵害。

他于斐然，是羅台生為了訓練這個小少爺接班而存在，伴讀得好，未來可以成為左右手，若他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羅台生也博得照顧故人之後的美名。

多會算。

不過這個小少爺不是很聰明呢。

而且還是心軟的笨蛋。

這樣的小少爺來接班？果然富貴很難延續到第三代。他嗤笑。

看著笨蛋小少爺自己認真練習，讓那個心機老師輕鬆賺錢，他真覺得羅台生的眼光很差。

「喂！」某天吃飽、洗完澡、甚至看完卡通，晃到讀書間，看到笨蛋小少爺還在練習算式，他覺得好笑極了。

笨蛋小少爺坐直身子、抬起臉，擺出尊貴風範，一臉平和但又有禮地看著他。

噗哧！

他想起小少爺之前玩大富翁，因為被詭詐陷阱氣得炸毛的小孩心性，那模樣才是他心目中應該有的笨蛋小少爺啊！

不過才沒多久，本來乖乖小綿羊的可愛模樣，現在可以裝出接班人的架式了？

他把手攤放在書桌上。「老師教你教不好，你還傻傻自己私下練習？」正常應該怪老師不會教吧？

「你一聽就會，不是嗎？」笨蛋小少爺瞥了他一眼，又繼續拿起筆。

跟他比？噗哧！好的老師可以因材施教好嗎？好的老師教法也不會只有一種。

「也沒聽你告狀說我的壞話呢。」這笨蛋，不會看不出他鄙視的目光吧？

笨蛋小少爺放下筆，抬起頭看著他。「我想，搞不好這是爺爺出給我的功課，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我未來或許會遇到很多跟你一樣的對手，先習慣也好。」

哟！笨蛋小少爺倒也不是朽木呢。

阿公賭光財產還欠了一屁股債，多少上門討債的，他看過多少各種糟糕的人與事？

哪有像這個笨蛋一樣的，明明可以驕縱任性、或者告狀責罪他人的，卻只是默默這樣吃苦當吃補，根本善良的笨蛋……

看著對方貌似快受不了他，又禮貌地忍住那模樣——

突然，他覺得笨蛋小少爺好好玩，跟著他，吃香喝辣少不了，搞不好還可以跟著一人之上萬人之下呢。

更何況，這笨蛋小少爺心很軟，怎麼欺負他應該也可以，是吧？

年復一年的訓練，俊秀的笨蛋小少爺越來越有接班人的架式，成為英挺十足的青年，羅台生還說，偶爾帶點矜貴阿斗模樣與縱情聲色的假弱點，可以扮豬吃老虎，小少爺也學得七八分像，讓羅台生對金孫越來越滿意。

可能因著劉聿明私下的建議，羅台生讓他先去四維歷練，而由劉聿明跟著小少爺出國唸研究所，回來後的小少爺，多了個妻子，但婚後的生活與隨著進入四維大飯店任職準備接班，他可以感覺到，這個小少爺似乎越來越勉強。

幾次往返洽公，他總是看著小少爺對窗外匆匆掠過的玩具專賣店回首遙望，他想起小少爺童年時總會看著窗外，看著後院玩積木的劉聿明。

彷彿小少爺的心裡仍住著一個小男孩，而那個小男孩在追念未曾有過的童年。

小少爺的心軟實在不適合接班吶，他的提案常常在最後一刻被推翻，總讓他心裡嘀咕著。

某夜，四維總部，小少爺的辦公室裡，他看著小少爺站在落地窗邊看著夜景的背影，他暗暗吁了口氣，故意拖著懶懶地步伐，走到小少爺身邊。

就著隱約的倒影，他斜睨著小少爺的臉。

「喂！你也決定一下好嗎？」他故意痞痞地問。

小少爺轉過頭看著他。

「要不要接班啊？」小少爺不夠狠心，殺伐決斷總過多遲疑，但他不介意做那個壞人。

接手的這個四維大飯店，一堆沈痾陋習，不夠狠不行。

「說什麼呢？」小少爺嘴角扯出一個笑，邊說邊將視線挪正，再度看著窗外。

嘖。「喏，你接班上位，我跟著萬人之上；你想當個富貴閒人阿斗，我也落得輕鬆跟著吃香喝辣就好。」

他看著倒影中的小少爺似是張口欲言，卻又決定沉默。

算了！小少爺想怎樣都行，反正有他在。

「欸！對了！」他清清嗓。「小少爺，你怎只跟劉聿明勾肩搭背？」

他忍住沒加笨蛋兩個字，小少爺應該也聽不出來吧。

小少爺臉上浮現難解的笑意，從倒影中睨他一眼。「你這麼妖孽。」

他嘴角抽了一下，努力隱藏眼裡的失落。

僅沉默片刻，倒影中的小少爺，微微地笑了一下，揚起左臂，好兄弟般搭上他的肩，拍了一下。

他喉結滑動，化解掉哽在喉間那難以言喻的情緒，故意邪邪地挑眼瞧著小少爺，然後嗤了一聲。

憶起往昔，而今，于斐然一手抱著紙箱，站在小少爺現在的辦公室裡。

嘖嘖，果然是讓人養老用的鳥單位，櫃台是大媽就算了，隨便放他進來得好教育，但那張總經理辦公椅是怎麼回事？

那皮革都沒好好保養，暗沉甚至有污漬斑痕，是能給小少爺坐的嗎？

還有這張實木桌，似是刮出不少白痕後上面才覆著一塊玻璃，這是怎樣的窮酸風格？

老天！

他巡視小少爺的桌面，看著那個倒數計時器，日期開始在倒數了？

然後——

這是什麼鳥？眼睛好小！鸚鵡？

他眯眼看著鳥模型，在腦海中查找相關資訊。

腳步聲傳來，他放下鳥模型，回頭，看到開完會的小少爺站在門口睨著他。

「嘖嘖嘖，我提案，將這棟建物列為古蹟。」他先開口。

小少爺又掃了他一眼，低笑了一聲，邊走到辦公桌後落坐。「有什麼東西用快遞送來就行了，到付也行。」

「嘖嘖，還在氣我搞羅二的那些事？」因為那些事甚至把他冷凍，讓他坐領乾薪呢。「也不感激我為你做了多少不入流的事。」

「那些舉動都沒用不是嗎？」小少爺揉揉眉頭，而後打開筆電。

他嗤笑一聲。

「欸！我的笨蛋小少爺，你還是看不清啊。」

不過算了！不重要了！

「你來幹什麼？」小少爺一邊查看信件模樣，連頭都沒抬。

「小少爺，你忘啦，我的打算就是好好跟著你啊，你上位我就跟著萬人之上，你當富貴少爺，我也少不了吃香喝辣。」他將紙箱往桌面空位擺，靠在案前，雙手交握於胸前。「不過有點可惜，我本來在美女如雲的戰鬥單位，現在只能跟來這個只有師奶團的冷宮啦。」

他看到小少爺嘴角揚起。

「這裡沒有職位給你。」小少爺抬頭瞥了他一眼。

哼！「我可以清出很多空缺。」砍人的事情他最會了。

「這裡付不起你要的薪水。」小少爺嘴角有可疑的笑弧。

哼哼！他幾乎要把氣噴出鼻孔。「我可以掙出付得起我職位的薪水。」

小少爺在筆電後方的那張臉似是思考什麼，想是知道他能把該整頓的低效與浪費、不事生產的冗員全部殺殺殺，他是什麼人，要製造出一個符合他身價與產值的職位有什麼難？只是為求快速，手段一定會非常激進罷了。

小少爺輕嘆，抬頭望他，頭往門口側點。「古秘書半年後要退休。」

「行。」他點頭。「但職稱要改特助。」于秘書太不適合他的形象了。

小少爺沒回應，彷彿在思考，目光盯著那隻鳥。

而後——

「就算你要等，在此之前，」小少爺頓了一下。「你有沒有興趣，先了解玩具產業？」

他瞅著小少爺，而後想到了什麼，假裝叱了一聲。「如小少爺吩咐。」

.....

要怎麼找到一個似乎不想被找到的人？

衛維坐進一輛豐田 Altis 副駕駛座，這輛銀灰色轎車，省油耐操好養又滿街有，很適合她這種想找人又不想被發現她在跟蹤的人。

才剛上車，放好早餐，駕駛座的金髮男就放下書，告訴她：

「妳知道嗎？一滴眼淚的重量約為十五毫克，一般人一生大概會流一個浴缸這麼多的淚水。」

她看著對方，沉思片刻，點點頭。「我把它存在記憶庫了，下次缺水時希望我記得這個。」

金髮男子比了個讚。「她今天早上還沒出門，接下來她是妳的了，有需要再找我吧。」說完，把書、水瓶放入包包，便下車離開。

「OK!」她應著，邊挪身到駕駛座。

這個小案子的委託人是來自羅善時——只不過這傢伙才是一直被委託的標的，但這是後話——因為他擔心他的大嫂會想不開。

起因於幾日前，衛維買了一本八卦雜誌，並把羅家的內容傳給羅善時，沒兩天，他就擔心起他大嫂。

「衛維，」這個羅善時，是個中英混血兒，喊她的名，聽起來總是像喂喂。「我現在只能靠妳了。我大嫂不回我，她從來都不曾不回我！我那些在大宅的哥們也沒看我訊息，陳衛校又不理我，我也不敢問我大哥，我很怕我大嫂想不開。妳至少去幫我看看她好不好嘛。」

「詭異萬分地。」她說。

她聽見羅善時低聲複誦她的話，又問：「怎麼？」

「你擔心你大哥的老婆。」

「……欸欸！妳這人怎麼思想邪惡。我覺得我大嫂一直有點憂鬱，現在又有八卦新聞，難道不嚴重嗎？」

「事態嚴重地。」她回。

她聽見羅善時在電話另一端用英語哇啦哇啦叫嚷著，他悶哼了一聲，才說：「給我欠著啦。」

「貪財。」她又補了一句。「所費不貲地。」

「好啦好啦！」中英混血兒嚷嚷。「所費不貲是很貴很貴的意思！我知道！這還是我從妳口中學到的第一個成語。」

「科科。」

「好像我有更好的方式讓自己一貧如洗似的。」羅善時嘀咕。

「魅力十足地。」

「又怎樣？」

「我超愛你用英文句型夾帶中文成語。」她說完還給他一個飛吻。

羅善時又哇啦哇啦鬼吼一陣才掛斷電話。

身為長期接受羅治賢委託、看顧羅家那些孩子們的事務所成員之一，衛維當然知道陳衛校和羅家現在在忙什麼，畢竟那件事比八卦緋聞嚴重多了，但既然那件事已在陳衛校的掌握中，她也就有閒暇賺點外快。

查找對象：陳楷英。

她知道長相、也有電話、住所地址、車牌號碼，應該很簡單，打幾通電話，幾小時完成，畢竟一個沒出過社會、長期在豪門大戶裡生存的富太太能去哪兒呢？

信用卡、簽帳卡沒有近期使用的紀錄。護照顯示未出國。

她先假裝是貴婦百貨精品櫃員，打電話通知羅太太限量款柏金包已經到貨了，要不要幫她保留？一個中年婦女告訴她羅太太不在家。

用一樣的步數打到陳楷英手機，電話沒人接。

她再裝出非常有教養的腔調和口音，打到陳楷英娘家，說要開同學會確認出席意願。陳楷英沒回娘家。

她再次撥到羅家，用著類似的話術，這次換男人的聲音告訴她楷英不在。請問什麼時候方便再打來呢？男人掛了電話。

羅善地不喜歡被問老婆行蹤？或者羅善地不知道老婆行蹤？

嗯嗯嗯。

衛維覺得有點需要擔心了。

她開車到羅家附近，那是棟豪宅，一戶一梯廳，每戶百坪大小，這樣的保全不會讓她調監視器錄影畫面的。

她看四周，隔壁商家、對街七層樓華廈、便利店，最後選擇了華廈。有簡單的方法和困難的方法，她總是會先選簡單的方法。

拿起帆布包，下車走進華廈，警衛是個胖胖的中年男子，一靠近就聞得到煙

味，很好。

她轉了轉肩膀，走近對方，警衛警覺看了她一眼，看似想拿出訪客登記簿。

「大哥！你好！」她送出一個超級親切的笑，一邊自包包內拿出煙，打開煙蓋，抖了幾下，抖出一根煙，邀請警衛享用。「打個商量。」

警衛抽取一根。「有什麼事？」

她抬起手揮動手指，請對方附耳過來，對方真的傾身向前。

「我老闆娘，懷疑老闆包二奶，把情婦養在那棟。」她壓低聲音說著，說完用下巴點向那棟豪宅。

警衛點點頭。「男人有錢就會做怪。」

她也跟著感嘆。「當初成立公司的錢，還是我老闆娘出的。」

「切！忘恩負義。」

「還說呢，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說完拿出打火機幫對方點煙。

警衛哈了一口煙，又吐出。「男人會出軌都是慣犯啦，狗改不了吃屎！」

「這次有證據的話，我老闆娘打算離婚。」

「記得錢要分好。」

「當然。」她認同。「大哥，有沒有監視器，我只要看就好，看那棟樓的進出，不會拿走，只是確認，好讓老闆娘可以抓姦。」

「只看就好？」警衛問。

「只看就好。」她做出童子軍的手勢。

警衛無可無不可的聳聳肩，讓她看監視器錄影畫面。

於是在煙霧瀰漫的警衛室一角，她看完近幾天的錄影畫面，拜科技之賜，現在硬碟容量很大，短期內的畫面都還在；感謝地狹人稠之現況，豪宅和華廈只隔一條不大的街，畫面都還算清晰。

找到八卦雜誌出刊那天，快轉、快轉、快轉，她看到陳楷英穿著 T 恤牛仔褲外出，只提著一個籠子，徒步離開。

她眯眼細看——鳥籠？帶鳥散步？

而後她怎麼倍數播放，都沒再看到陳楷英的身影。不論進出，連類似的身形、車牌都沒有。

「找到沒？」警衛滑過椅子問她。

「有。」她也切了一聲。「渣男跟婊子。」

「叫你老闆娘要壯士斷碗啦！下一個男人會更好！」

衛維想了想警衛用的成語，點點頭，跟警衛道謝，而後開車離開。

她在周遭尋找商旅、寵物用品店，最後在一家寵物用品店問到陳楷英買了飼料、鳥籠、玩具、站架。

店員告訴她，照片中的女人那天買了很多東西，因為東西太多太大件，還坐計程車離開。是走路來嗎？她問。店員不是很確認，想了想，但覺得是，因為那時才剛開店，就看她遠遠走來，對了！沒錯！應該是走路來的。店員說。又給她看購買明細清單，並希望她趕快找到姊姊，不要因為姊妹倆都愛上同一個男人就這樣吵架反目成仇，害得姊姊離家出走，姊妹情永遠比男人重要。

衛維決定守在寵物用品店附近，她猜想，人在慌忙中，要買齊所有東西的可能性低，畢竟大腦總會決定緊急優先順序，一定會有順序次重但必要的品項被疏漏。

比方說，鳥尿墊？鳥零食？如果鳥真的需要那種東西的話。

等了一天，終於在她想找陳衛校用手機定位找人之前，陳楷英出現了。

陳楷英進店、出店，而後徒步離開。

衛維抓起帆布包，一路步行尾隨，看著陳楷英走進一間以出租套房為主的公寓裡。

她環顧四周，選了轉角可以查看公寓大門的二十四小時便利店，在便利店內，買了水、黑咖啡，戴上耳機，支著頭，守望。

隔日，她隨陳楷英的腳步，到了一間茶店。她在遠處拍下店名，而後整了整裝，取出帆布包內的口香糖消除一夜無眠的口臭，進店後在陳楷英的歡迎光臨之下落坐，點了一壺茶一盤手工餅乾。

衛維不喜歡意外，凡事總會確認再確認，她不想在之後意外地發現那公寓只是陳楷英臨時借宿一晚、在茶店只是幫忙代班一天，於是她商請金髮男幫忙輪班監視、喝茶，連續三天後，她先拍了公寓的門牌照片，在喝究竟玫瑰果茶時用手機錄下店主教陳楷英沖茶的影片，而後傳給羅善時交差，結案。

要怎麼找到一個似乎不想被找到的人？

對自己來說，衛維心想，易如反掌地。

.....

一大早的，楷英坐在私家房車內，開車的是婆婆的司機，目的地是將她送往

羅家在陽明山的大宅。

對所有羅家人，她或許都能狠下心，唯獨對她的婆婆，她不能如此狠心。不只是因為婆婆是對她最好的羅家人，也曾是羅家裡最悲傷的女人。

錯過婆婆一次來電，那日在店裡，她遲疑片刻，終於還是接聽第二通。

她阮囊羞澀，不想請假，於是告訴婆婆只能一起吃早餐；她顧忌近日的八卦風波，婆婆可能不想外出，是以便同意讓司機定點接送。

想起遠在英國的羅七都來訊安慰她，她想，連羅家外面的、遠在國外的孩子都知道這件事，那婆婆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她的公公是個多情種，外面有許多女人，除了婆婆生的四個孩子，公公還認領外頭四個女人生的四個兒女。

花心是種遺傳嗎？那為什麼羅家其他孩子不是這樣？

她想起公公是獨生子、而羅家孩子似乎只有羅大大是爺爺養大的，還是這花心來自教養？

她想起在美國那兩年，羅大大身邊常常跟著一個長相老實的男子，甚至有時約會時，那人權充司機、偶爾也會在鄰桌等候、抑或在他倆行進間隨後跟著。

「欸！」有次她忍不住。「那個劉聿明沒別的事好做嗎？」

羅大大笑了一下。「他在工作。」

「嗯哼，我以為他的工作是幫你唸書。」

「不只唸書。」

她那時仰望羅大大的側臉，他似笑非笑，倒是很習慣被跟著，而她因為彆扭，除了前兩次到他的居所外，其餘時刻，寧願待在自己租賃的小閣樓，才不想要有個路人甲在一旁張羅看管照護，而羅大大也彷彿喜歡在她的地方窩著，儘管他不只一次嘲笑她的地方真是擁擠。

思緒遊走至此，她驀然想起那張在昏黃桌燈旁，專心組裝呱呱手工模型的臉。

他專注而歡愉，彷彿她的作品是件稀世珍寶，而他像個從未獲得饜足的小男孩，對著設計給小孩子玩的益智組裝玩具愛不釋手，每一個組立步驟都如此小心謹慎，仔細研究著，像是處在最幸福的玩樂世界裡，忘了時間，是以她後來只是凝視他，看著他那偶爾微笑、笑出酒窩的側臉。

那是夾雜著自己的作品備受肯定、以及挖掘出他充滿童心而真實的那面貌的雙重感動，她想，在那一刻，她愛羅大大。

而那樣的羅大大在婚後漸漸消失，變成一個常常應酬帶著酒氣、煙味、脂粉

味回家的男人。

上山的路彎了又彎，不久，車子停在大宅院子，她下車，環視這質樸清幽的羅家大宅。

比起羅大大爺爺家那富麗堂皇的房子，華麗顯擺，各種硬體均是昂貴物品；羅家大宅比較像低調藏富的正統豪門應有的居所，遺世獨立又細緻典雅。

但這兩處她都討厭，甚至，連她和羅大大一起住的房子她也不太喜歡，過大的住所，只是讓孤單更顯寂寥。

「早安，少夫人！」管家夏先生在她下車那一刻，已開門等候。

她一直覺得這稱呼很古怪，但仍如往常般，並未抗議，只是順從地被引導至起居室，而婆婆已等在那裡。

她的婆婆是個氣質高雅的貴婦，相貌溫婉，衣裝總是簡約得宜，大多時候都是一臉平和，但相識之初，婆婆並不是這樣的。

她剛嫁入羅家時，對這位婆婆的印象是少言，眉心總是糾結，目光憂鬱，對羅四羅善信有股可怕的依賴與控制慾，但隨著近年婆婆漸漸擴大生活圈、研究精油、打高爾夫球，那臉上的抑鬱與苦楚已慢慢消退，化為一股淡然。

她一直不解，婆婆對於婚姻，究竟在忍受什麼？竟任自己陷在與其他四個女人共享丈夫的困境中，這樣的婚姻怎能倖存，怎能在這樣的狀態下倖存？抑或者，沒有倖存，只是以悲憤為食、以淚水佐餐，這樣不甘心不放手地過著日子？

那樣的婆婆，簡直是面鏡子，看著婆婆，彷彿照映出她的未來，是以她每每隨羅大大到大宅，總有股難以呼吸的苦楚，花心如羅大大，是否未來會像公公一樣眾多情人在外，而她甚至連一個孩子都沒有，至少婆婆還有四個。

後期的婆婆，會邀她到俱樂部做精油 SPA，約她到高爾夫球場陪打，但她興趣缺缺，多半婉而拒之。

她在起居室落座，桌上有精巧的三明治和茶點，婆婆已經喝起早餐茶，她看著婆婆拎著杯子的手，或許是過分敏感，發現婆婆的指間竟也是一圈白。

她驚愕地抬起頭，放下杯子的婆婆也望著她，似是感應什麼，也望向她的左手。

「媽。」她禮貌打著招呼。

「楷英。」婆婆微笑。「這幾天出了一點事，沒有第一時間找妳聊聊。」

她想起通訊軟體內近日安靜異常的羅家群組，或許是在處理那則相關的八卦？

她搖搖頭，問著婆婆的身體狀況，婆婆說還好，也反問她，又說起近日竣工

的基金會新大樓，已開始招募社工，就要陸續收容受虐兒了，問她有沒有意願到基金會幫忙？

婆婆何以要若無其事的說這些呢？不是看到她手上的戒痕了嗎？婆婆自己不也摘下那枚象徵痛苦枷鎖的婚戒了嗎？為何仍要裝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還是這是豪門的表面社交？就算客廳有大象，也彷彿當作不存在，得要優雅地繞道而過？

見她似乎沒什麼食慾，只象徵性的吃了幾口，婆婆問道，要不要散步？她點點頭，兩人便在院子裡的石徑漫步著。

「楷英，」沒多久，婆婆便開口。「這幾年來，辛苦妳了。」

她沒回答，只是跟著婆婆的步伐，維持並肩的速度，走著。

「有沒有孩子，並不重要——」婆婆又說。

她在心裡打斷婆婆，想著，這幾年來，婆婆也是她傳宗接代壓力來源的一環，只是用她比較能忍受一點的方式——用期待的目光看著她——而這話，如果婆婆早點說，會不會有所不同？

「——重要的是妳自己。」

她擰著眉，依然沒有回答。

「這些年，我終於了解，對於婚姻，我只能掌握一半，而那一半，就是我自己。」婆婆頓了一下。「做自己、愛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她停步，婆婆感覺到她，亦止住腳步。

「愛有無限可能性，但如果不愛自己，愛便毫無可能性。」婆婆跟著又說。

她感覺自己的淚水在眼眶內打轉，婆婆只是看著前方，沒有看她。

「身為母親，但我並不想替自己的兒子說話；人都該為自己負責，善地也是大人了。」婆婆淡然說著。「我也不會勸妳什麼，今天只是單純請妳來聽我說說話。」

她揚手抹去淚。

「這幾年，羅家沒有正確待妳，媽跟妳說聲對不起。」婆婆輕聲的說。

她怎麼可以——又怎麼可能，去苛責一個曾比她更痛苦的女人沒注意到她的痛苦？

她無法。

噢！

她抹掉淚水，一股衝動，她抱住婆婆。

她的婆婆似乎被她嚇到，好一陣子只是僵硬地站著不動。

「傻媽媽。」她不禁說著。而後拍拍婆婆的背。

她的婆婆，笨拙地，回抱她、輕輕拍著她。

一試閱版結束

版權頁

書名：一生所求

作者：艾莉

封面：LU+

出版者：林艾莉

出版日期：2021/05/30

版次：第一版

定價：200 元

eISBN：9786260102708

作者：艾莉（林艾莉）

嗜讀成癮，類型雜食。喜歡寫東西，認為故事是沈澱心靈的避風港。

著有：

《我的窈窕淑女》（萬盛出版）

《蜚短情長》、《信儀之家》、《綺能如此》、《朋朋》（萬達盛出版）

2020 年底自出版電子書。

網址：艾莉正在爬格子 <https://elliecat.blog/>

封面：LU+

LU+(讀作路加)，中斷畫圖十多年才立志成為插畫家的資管人，喜歡學習各種不同的畫風融入作品中，目前仍在這條艱辛的路上努力著。

網址：<https://www.instagram.com/wolflu66/>